

花榴石



張
姿





上 篇

陰歷二月抄了。長江中部的氣候十分和暖。因為夏季制服沒有發下，V還穿着茶褐色的厚呢絨中山制服到學校裏去上課。

V背着斜皮帶到大學裏來，自己覺得十分慚愧。尤其是遇着一羣很革命的學生，他的背上定發一陣熱，接着就像有一羣螞蟻在背上騷動；所以他每要到課堂裏去上課，定先把斜皮帶卸下。

今天還是一樣地卸了斜皮帶，除了皮綁腿，才到隔壁的講堂裏去上一個鐘頭的結晶學。

約摸開講了有二十多分鐘，神經銳敏的他聽見隔壁教授準備室裏像來了有客。在授課的中途，

當然不便就走下講臺到隔壁室去看。但心裏想，一定是W君吧。他約了我，他下了德文課就來我這裏，再一路回總部去的。但過一忽他又覺不對，來的一定不是W君。如果是W君怎麼祇上了二十多分鐘課就下來了呢。一面講義，一面猜想來客是誰，於是一堂結晶學教得一塌糊塗，學生懶得聽，自己也懶得講了。

回到準備室裏來時，只見齋夫雙手捧着一條醜溼了的毛巾等他揩手。此外沒有第二個人。

“啊呀！……”

V睜圓雙眼，呆望着他常坐的那一把靠椅。

齋夫站在傍邊笑了。

“剛才有誰來了？”

“是的，朱先生來了，他說皮帶和這個，他借去用一用，下半天可以送回來。”

齋夫說時，拍了一拍他的下腿。V再看椅子脚下，果然皮綁腿也不見了。

“這真糟糕！皮帶皮綁腿怎麼可以借給人的。老朱真不自重。我這樣衣冠不整的，怎麼可以回部

裏去呢。萬一給部長看見了，不單要革職，而且要查辦的。”

“V先生，你的皮帶皮綁腿，朱先生把它穿上，都很合式呢。”

於是V想起朱先生的樣子來了。他和自己差不多矮，胴體也差不多胖，就連臉色很黑也有點相像。所差的是V比朱大二歲，及V的頭髮是短的，而朱却披着很長的黑髮刷向腦後。這大概是表示他是藝術家，同時是革命家。

V又想到朱的近狀來了。他原是專門西洋畫科的，在日本上野美術學校畢業後回來，就在W城的美術學校當Pro，……這不是Proletariat，……是Professor。自革命軍到W城後，革命的空氣十四分的濃厚，背斜皮帶參加革命的風氣也很流行。無論男，無論女，無論老，無論幼，無論是大學教授，無論是小脚的姨太太們，都把中山制服穿上，斜皮帶背上，皮綁腿打上。

朱先生因為自己還沒有資格穿革命制服，背斜皮帶，打皮綁腿，常深引為憾事。前天禮拜六晚

上，他特到總部裏來，告訴V他的運動快要成熟了，大概三五天內可以發表，某軍政治部將要他為藝術股長，支少校初級薪。

V想朱定是接到了某軍政治部藝術股長的委任狀了。中山制服是時常穿在身上的。或許是一時手中沒有錢，暫借我的皮帶皮綁腿穿着去上任吧。但是上任不一定要戎裝的，單穿中山制服已經很夠了，何必定要加皮帶呢。連皮綁腿都一齊拿了去，真是令人好氣又好笑。

V在準備室裏坐了一會，喝了一盅熱茶後，W君肩膊下挾着一個黑皮包走進來。V忙把朱來借皮帶和皮綁腿的事情告知W。W聽了後立即仰首哈哈大笑。這是W的慣像。

V和W走出校門，向左手轉了彎，就要登一座矮山，翻過山去，就是他們服務的總部。他們都是總部編譯局的委員兼大學教授。

——孟嘗君有食客三千人，D部長有食客十餘人！

這是當時社會對編譯局的批評。他們的編譯

局實在不設在總部裏而設在總部傍邊的小教室裏。

——那是D部長的招賢(閒)館呢!

他們的少校初級薪實在不容易拿，常常要受這樣的冷譏與熱諷。

他們爬到小山頂上來了，各人都感覺得自己的雙腿有點累了，背上也微微地出了點汗。

“噯，噯!”

V和W忙抬起頭來看，迎面來的是他們的同事T，——是大學裏的同事，不是總部裏的同志。T是文學系的教授。

“啐，啐，啐，你，你們才由學校回來麼?”

天氣這樣溫暖了，T還穿着一件嘩嘩面絨裏的長袍子。他也滿頭滿臉都是汗了。

“T先生到學堂去麼?”

W笑着伸手到帽簾邊，向T行了一個軍禮。

“你，你你們到，到過會計課去來沒有?窮窮死了，想洗澡都沒有錢。”

“我們沒有去。”

“你，你們好啊！兼差又兼薪！好啊！”

T說到這裏，好像才看見V肩上沒有掛斜皮帶。

“哈，哈！你這怪物！皮帶子都不掛！哈，哈！你真浪漫。怪物！”

T縮着鼻樑，露出兩顆不接縫的門牙，伸出左手的食指指着V哈哈大笑。

V略把朱不得他同意把皮帶皮綁腿穿了去的事情告知T。

——朱？那又是個怪物！……好了，窮死了。我到會計課去借點錢來用。這幾天沒有零用錢，把我苦死了。

V和W別了T後下坡回到局裏來時，中飯已經吃過了。他們只好叫勤務兵到外面去端麵吃。吃了後就各歸原位，做各人的編譯工作。

二

編譯局長K先生和氣靄靄很得一班委員的敬

服。他在辦公所裏坐着時，大家都不能不伏案工作。但K先生一離開了辦公廳，他們就像小孩子般地騷擾起來。

W先跑到休憩室裏去看報了。英文編譯委員唐紀也跟着離開了辦公室。當他走過Y祕書的桌位前，向Y微笑了一笑，表示徵求Y的同意。

V正在從日本報翻譯國際消息，看見W和唐都走了，自己也再忍耐不住了，忙擱了筆。才從座位站起來，就聽見坐在前面的Y祕書在微微地歎氣。V不好意思了，忙坐回去。

“Y中校，我們過休憩室去休息幾分鐘吧。我的工作做完了大部分了，今晚上保管趕得起來。”

“你這三位大學教授，……革命理論講得十二分的透澈，但行動總是這樣浪漫的。……滾開去！”Y祕書說到這裏，自己也笑了。

“行動浪漫的滾開去！”“向右轉的滾開去！”這些都是總部宣傳科擬的標語。

於是Y和V也笑着由辦公廳滾了出來，滾到休憩室裏來了。

他們剛剛踏進休憩室，就看見唐委員在笑着說。

“春來了。春色惱人，……工作不得。我們局裏太枯燥了，總部裏許多女同志也不派一個到我們局裏來。我們要自動地要求請個女書記。”唐委員說到這裏，看見Y祕書進來了，便笑向Y說。

“祕書，你贊成麼？”

Y笑着不回答。

“我看K局長一定贊成的。……你莫看輕K局長的頭有幾分禿，但他是滿風流的人呢。”W說了後又仰首哈哈大笑。

他們圍坐着一張長檯，把總部裏的女職員一個個提出來品評，說那一個是某科長的情人，那一個是和某股長最要好，那一個又和某祕書發生了關係。

“沒有一個長得標緻的。”Y祕書笑着把總部的女性的第一特徵一口抹殺了。

他們談笑了一回，W和V都說餓了。

“買點什麼東西吃吧。……勤務兵！”W一面高

聲叫勤務兵，一面伸手進制服袋裏掏銅板。

“買花生好。”唐說。

“買炕餅好。”W說。

“買炕薯好。”V說。

“一樣買一點，我們各人墊幾個錢。”唐說。

“不，我拿出去。”W的掌上已經托着一大串雙銅元，站了起來。

“每樣買兩百錢好了。”W說。

“薯要不了這許多。”V說。

“要的，要的。”唐擽着他的很厚的雙唇說。“有這多人了，還怕吃不了麼。”才擽成像鷄屁股般的雙唇又鬆解了露着兩列長而白的牙齒笑了。

“勤務兵！勤務兵！”W儘量開放他的喉嚨在高聲地叫。但不見一個勤務兵的影兒進來。

W不能不踏出到門首勤務兵房裏去看。原來都在打瞌睡了。

編譯局只有三名勤務兵，一個姓劉，一個姓王，一個姓徐。W走到勤務兵房門首看見王在一張床上睡着了。劉和徐並着肩同靠在一張梳化椅上

打瞌睡。看着劉的左肩膀倒向徐的右肩膀上來，祇一忽，徐又以反作用的力倒過去。他們的頭也就跟着向左右歪動。他們搖擺着打瞌睡的樣子，W看得大笑起來了。

他們終給W的笑聲驚醒了。徐站了起來向W行了一個立正禮，領了六百錢一邊揉眼睛一邊走出去了。

“我們的編譯局太腐化了，三個勤務兵都在睡覺。Y祕書，你負有整頓之責啊。”W笑說着走進休憩室來。

“有此官長，有此勤務兵！總部裏的勤務兵那裏敢這樣的放肆。”

“不說了，不說了。又惹起祕書來責備我們了。”

V聽着他們談論，自己想，在這裏工作實在無聊，混飯吃吧了。總務科長笑我們是食客。但是他呢，他也一樣的是個大飯桶啊。財務股是因為他們本身要薪水才設的。庶務股是因為他們要吃飯睡覺才設的。交通股是因為他們要坐汽車，騎馬才設

的。衛生股是因為有病才設的。革命軍到W城半年多了，標語貼完了，口號呼盡了，講演，講來講去只是這幾句話，聽衆也厭倦了。一句話，宣傳工作完全失了效能了。換句話，總部這機關完全是個贅疣了。

不單編譯局，就連總部裏的各科各股也都有這種感覺，就是有飯可吃，有薪可領，然而無事可做。個個內心裏也感着慚愧。但是爲個人生活計，沒有一個情願散伙的。不單不願解散，並且還自吹自擂說，自己的機關的工作在革命上如何的重要。

他們說來說去，又談到那位借皮帶皮綁腿的朱先生來了。

“作算今天上任，也不一定要掛皮帶子打皮綁腿啊。”W笑着說了後，又向V說，“老V你真倒霉。不然，你今天下午要過江去看你的太太的。”

“不，不，老朱借皮帶皮綁腿是去眩給密司譚看的。聽說密司譚現在十二分的醉心‘五皮’了。”唐一面說一面伸出左掌來擺動，表示對W和V的見解的否定。

“密司譚？那個密司譚？”W搶着問。

“在女界中相當有了名的，你還不曉得麼？”Y祕書在插嘴。“那個女人有什麼好呢？皮膚太黑了。”

“是那一個，我也還不曉得。”V歪着頭在思索，他所認得的幾個姓譚的女學生。

“文科大學的預科生，你見過的，不過你沒有留意吧。我在文科，常看見她。”唐是兼任文科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我真沒有看見過。”V說。

“總部開懇親會時，你去過沒有？”

“……”V點點頭。

“獨唱一套西洋曲，唱得臉通紅的就是她。”

“啊！我知道了。原來就是她。不錯呀，那對眼睛就是美人格了。雖然黑一點，但風致很好，很有Charming呢。”W說。

但是V總想不起密司譚是怎麼樣一個女子來，他也不再追究了。他只想回家去，過江回家看他的兩個小孩子去。

三

綜合他們的談話，朱和密司譚之間是有這末樣的一種經過。

密司譚和朱詩的夫人是故鄉L縣立女中的同學。但朱並不認識她。朱從日本回來，循父母之命和現在的夫人(也是姓譚)匆匆地結了婚後，就把她帶到W城來了。在W城一住兩年餘還沒有回過故鄉去一趟。

但據譚雪翹說，她在故鄉曾見過朱一二次，不過朱沒有注意她。至她注意他的理由，當然是因為他是同學的新婿。並且她說，當時看見朱的風彩並不十分佳，心裏頭便發生一種快感。至何以會發生這種快感，她自己也實在莫明其妙。

那是去年春革命軍尙未到W城以前的事了。

過了夏歷的新正，各地中學的畢業生都集中到W城來投考大學。W城的教育雖然貧弱，但虛張

聲勢的大學却有幾家，所以當時的中學畢業生並不愁無大學可進。第一流的大學考不進，可以考第二流的，第二流的考不進，所以考第三流的。雪翹也知道這個情形，所以在故鄉女中畢了業後，不十分緊張，遲遲其來，等到她到了W城來時，各大學已經招足了生。雪翹想進第三流的F文科大學也不可得了。

她初到H市，住在旅館裏過了一宵。第二天一早就過江來W城，訪舊同學朱夫人。她知道朱夫人的住址是動身時朱夫人的母親告知她的。

雪翹的車子歇在朱的門首時，約七點半鐘。朱和她的夫人才起床，看見雪翹走了來，表示十二分的歡迎。最初朱只知道雪翹是從故鄉來的，但不知道她什麼名字。經他的夫人介紹後，便覺十二分的傾慕。因為他常聽過他的夫人稱讚雪翹如何的聰明，如何的和靄。但朱對雪翹的傾慕實不是因為她的聰明，她的和靄，他祇望了一望她的臉，雖然是只一瞬間，她的那對黑漆般的瞳子就像有吸引他的心的魅力。

雪翹說話的聲音很低小，並且發音的速度異常的大，有時候祇看見她的雙唇微動，聽不甚清楚她在說什麼話。朱夫人以爲這是她的缺點，會減小女性的美的缺點。但由朱看來，這正是密司譚的最可愛的特徵。每看見她的兩片唇在閃動時，他便集中了他的全精神到視官上去。他想如果自己的妻和密司譚許可時，他定過去親她的唇，在她眼中再美沒有了的唇。

其次是她的身材，她的給長筒絲襪子裹着的富有曲線的腿。……總之，在她的身體上任何一點對他都是一種蠱惑。

肌色雖然黑些，但是黑有何妨。她是個黑美人呢。

朱夫人儘和雪翹談昔日同窗時代的事及詢問她故鄉的情況。雪翹也只顧着和朱夫人說笑，沒有注意到坐在傍邊的老朱目不轉睛地在注視她。偶一回頭，看見朱望着自己出神的那種呆樣子，她不好意思起來，赤黑的雙頰上登時泛出幾片桃紅，忙低了頭一時沒有話說。

她也是個神經過敏的女子，馬上直感到朱是在對自己轉心頭，懸想自己。她覺得朱太不自量了。

“年紀近四十了，又老又黑，身體臃腫，又有了妻子，還不自覺地向我發生野心麼？老朱，我看你看錯了人呢。我今年祇二十二歲，還是……並且學問也比你的老婆高些。面貌呢，也不見得在你老婆之下吧。”雪翹雖然這樣想，但同時也感着一種快感。

W城的大學都不續招生了。朱替雪翹向醫科大學和文科大学交涉了幾次要求允她報名補考，但不發生效力。這並不是那些大學的價值高，不過學生收足了，懶得再為二三十元的收入多費一番手續吧了。

雪翹當然不能在H市的旅館裏常住，而在W城和H市又沒有比朱夫人和她更關切的人。朱聽見她的口氣是想暫時寄住在自己家裏，這是十二分贊成的。不過怕自己的心思給老婆看破了難為情，故不敢自動地招呼她到自己家裏來住。

“能夠進學校時在旅館裏多頓幾天也不要緊，不過也太貴了，住的人又複雜。”

“我這裏空房子是有一間，不過黑了一點。”朱夫人倒很坦直地對她說。“你來看看中意時，你就搬過來暫住住也好。”朱夫人一面說一面立起身來招呼雪翹到後面看房子去。

她們進去了後，朱在廳前躊躇了一忽，也跟了進來。空房子恰好和媽子住的隔壁，不十分清潔，還有些破爛的傢具堆積在一邊。

“可惜沒有裝電燈呢。”朱夫人一面說一面引雪翹進去看。

“那是容易的，叫他們來裝，一兩天裝得起來的。”朱在後面說。

“你不嫌房間不好，我馬上叫媽子打掃。下半年你就好搬過來。”

“那再好沒有了。作算旅館裏不要我的錢，我也住不來。祇歇了一夜，就煩悶死了。你不知幾嘈雜呢。叫堂子的，打麻雀的，差不多鬧到天亮。”雪翹很快地說了一大串話後，再翻過頭來望着朱一

笑。笑了後又微微地覺着自己的雙頰在發熱。“朱先生了半天要請你來幫忙我。我初到來，且市的情形一點不熟悉，帶了幾件行李更累贅。了半天你可不可以到旅館來替我招呼一下。”雪翹的雙頰更紅了。

“下午學校裏有功課沒有？”

“不要緊，是實習的功課，交帶助手就完了。”

“那你就請個假去招呼她吧。”朱夫人的態度十分爽直。雪翹看見，心裏更慚愧。朱也因為對雪翹起了一種特別的念頭，覺得對老婆——這樣地信任自己的妻不住。但他的反省仍然抵抗不住他愛她的心。他的這樣誠摯的心雪翹又何從知道。

四

雪翹搬到朱的家中後，由朱的介紹，暫時在美術學校傍聽。因為美術學校的功課多不適用於她的性質，故她不十分熱心上課。不過朱的情面難却，每天勉強陪着他一路到學校裏去。

一天過了又一天，一星期過了又一星期，雪翹住在朱的家裏不覺又滿一個月了。天氣漸漸和暖起來，雪翹對美術學校的功課也感着疲倦了。她早不想上課了，更不想和朱一路去，不過朱的面子不能不敷衍敷衍。

今天太陽的光線很強烈地向大地輻射，早晨吃稀飯時額上和背上都流了不少的汗。他一個人吃了大半碗後，才見妻由廚房裏出來。看妻的臉色又和平日不同，好像要生氣的樣子。他感着一種不安。他想，莫非她不守約地把一切告訴了妻麼。

“怎麼雪翹不出來吃稀飯呢？”他勉強壯起胆子來問妻。

“她說身體不好，——肚子痛，——吃不下。”妻說了後忽然微笑起來。

朱看見妻微笑，稍為安心了一點。但隨即又想，妻知道了一切了，在笑我蠢還當她不知道吧。於是再戰戰兢兢地偷望了望妻的顏色。妻的顏色又回復了剛才那種枯澀的表情。

“密司譚不吃稀飯麼？”朱故意裝出鎮靜的樣

子叫雪翹。

她走出廳前來了，雙頰微紅地望着他微笑。

“不想吃。”她說了後，轉向着朱夫人嚮聲地一笑。

“你是不是爲了什麼事生了氣，肚子還脹麼？”朱夫人說了後也笑了。

雪翹再嘻笑起來。

他聽見她們的有意義的笑聲和態度，覺得她們在向自己夾攻了。自己如同坐在針毡上，額上背上的汗流得更多了。

“昨夜裏真熱，沒有好睡吧，莫非你在下半夜受了涼，肚子不好了。”朱夫人再笑向雪翹說。

朱聽見妻提及‘昨夜，’再感着一種戰慄。在這瞬間，雪翹再向着他微笑。他忙低下頭去，當做沒有看見。但他偷望望妻，覺得妻不十分注意他倆的樣子。

吃過了早飯，準備出門了。朱夫人忙放下筷子到廚房裏去叫打洗臉水。雪翹像有意規避朱，也跟着他的夫人進去了。他對她的那種態度感着不滿，

他想她定是有了愛人吧。不然何以對自己這樣冷淡呢。初來時就不是那個樣子。

他總想今天能夠和她一路到學校去。在途中可以再囑咐她嚴守秘密。他的洋服穿好了，黑皮筴包也拿在手中了，只差大帽沒有戴上。但他看見她還沒有換衣服，完全沒有上課的意思，於是他壯着胆子走到她的房門首。

“不到學校裏去麼？”

“朱先生，對不起你了。今天身體不好，請個假。”她高聲嚮氣地說，好像有意使朱夫人聽見。她說了後，再向他微笑。

朱感覺到她的微笑是可憐自己的表示，同時也是輕蔑自己的表示。

他只好一個人出來。在途上很担心雪翹把一切都告訴給自己的妻聽，——近兩星期來兩人間的談話，自己對她的探試和哀懇，以及昨夜裏自己對她的急突的行動。

他又想她已經親口對自己說了，要求是不能容納的，但她發誓守一切秘密。對妻一五一什地把

我倆過去的一切交涉說出來，在她，——容易害羞的她，是不可能的吧。她心裏在暗笑我蠢，笑我不知恥倒是真的。

於是他回憶到他和她的可紀念的經過來了。

向例是雪翹下了課，就走到教員休息室來邀在等她下課的朱一路回家去。

喫過午飯後，下過了一陣驟雨，雪翹換穿了高跟皮鞋，也帶了雨傘。那樣瀟灑的姿態，在朱的眼睛裏真說不出是怎麼一種的美法了。

“朱先生不在麼？”她掀開教員休息室的白竹布簾一看，只有一個茶房坐在梳化椅子上打瞌睡。他看見雪翹，忙站起來揉着眼睛說。

“朱先生在校長室裏會客了。”

“會那一個？”雪翹并不希望茶房回答她。她不過順口問一問，問了後就把布簾放下。但她待移步，聽見茶房在裏面回答她。

“是W大學文學系的T先生。”

她竟未料到茶房這樣詳細地答覆她。她想T

是個名士，是近代有名的詩人呢。於是她又想到朱前天和她說的話來了，因為美術學校有三三五五喜歡念詩的人，要求校長聘T先生來兼課，擔任詩歌論。她當時想，T是中國近代的第一大詩人，並且是國立大學的第一等教授，那裏肯來這學校兼課呢。這完全是她觀察錯了，因為她並沒想到T是個最平民化的詩人。她一面走向校長室來，一面在念詩，——在中學時代她最喜歡念的詩，詩題名‘題慈母肖像，’也是T氏的作品。

“慈悲的，
痛愛我的
母親喲！
啊！你一逝，
不復回！
只剩我
在這世中孤冷，
你可知，
我如何的痛悲！”

想到，
雜草
生滿了的，
墓地之下，
埋葬有
你的骸骨。
啊！
你可知道，
我如何的痛悲！

看吧，
母親，
我定向前途
努力，
立身成名；
報答
你的劬勞。
想着你，
啊！

你可知道，
我如何的痛悲！

我
對你，
唯有
畫一張
你的肖像，
跪在你的
面前。

噫！
你可知道，
我如何的痛悲！

我再
寫首詩，
來讚美你，
讚美你的
慈愛，

神聖。
且歌，
且流淚。
啊！
你可知道，
我如何的痛悲！

雪翹剛剛把詩念完恰好走近校長室的窗前了。她用最Sentimental的調子去念這首詩，差不多把眼淚都念出來了。但怕給先生們看見難為情，忙極力忍住。

她聽見校長室裏有一個人在哈哈大笑，隨後又聽見這個人連呼

“不錯，不錯！”

她想這大概是詩人T先生了。她特要叫一句朱先生，忽聽見校長在說，

“T先生的愛人總在一打以上吧。你在德國留學期中已經有風流之名了的。”

“瞎說，瞎說！”T先生的聲音。

雪翹聽到這裏，雙頰微微地發熱。她想這些先生們都是爲老不尊，飽食終日，聚談起來總離不了女性兩個字。真討人厭。

“你老先生怎麼樣？也，也，也有……吧。”又是T先生的聲音。

“他有個女秘書。但怕他的夫人，不敢公開。”朱先生的聲音。

“啊！不，不，不，……壞呀！不壞，不壞！”又是T詩人的聲音。

“老朱你敢造我的謠！那末我要把你的祕密公開了。”

雪翹聽到這裏，駭了一跳。

“我有什麼秘密？”又聽見朱笑着說。

“公，公，公開！一切公開！哈哈！”

“他的是個黑美人，就是本校的學生。在上課下課的途中，都是寸步不離的。”

“啊！啊！不壞，不壞！”

雪翹聽到這裏，氣急起來，漲紅了臉，她忙輕輕地移退了幾步脚，轉了一個彎，走到一條迴廊裏

來。但校長室裏的談話的聲音還聽得見。

“她在我家裏寄宿，當然一路來一路回去，有什麼奇怪！”聽見朱先生在辯論。

“老朱，你敢發誓你不喜歡她麼！你親口對我說的，你如何地喜歡她，思念她，怕要害單相思病了。你又說你想向她表示愛，但怕你的老婆監督着不便進行。”

雪翹聽見校長把朱先生向他說的私話都洩出來了，禁不住週身發熱。她想朱先生也定和自己一樣在週身發熱吧。她又想朱先生對自己有意思，自己是很知道的。不過想不到朱先生竟把自己的秘密向人說。但她在這瞬間的意思是很漠然的，雖然不覺得朱先生可愛，但也不覺得他可恨。自己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同時也感着一種愉快。

五

雪翹回到教員休息室來，坐了一刻多鐘，看見朱先生陪着T先生掀簾進來了。她忙站了起來，對

T先生——有名的詩人——表示敬意。不過她想到他們剛才在校長室裏的談笑，免不得有點臉熱。她看見T先生的態度完全不像剛才在哈哈大笑的人，他擺起正經臉孔，睜圓他的雙睛，撈起他的雙唇，把頭向左右擺動，像有節奏般地鼻孔裏哼了二三哼。

朱忙替她介紹於T詩人，T只微微地點了點首，口裏也只說了一個“啊”字。

“我們到那一家館子裏去吃點東西吧。”T詩人在提議。

“好的，好的。”朱當然很想雪翹一路去。“你也一路去吧。”朱再向她申明了一句。

“我不去了，我一個人先回去吧。”雪翹說了後低了頭。因為T詩人目灼灼地在注視她，她更不能不低頭。

“何必客氣啊！”T詩人這時候才微笑着說。

“我們去吧。不要緊，我們去吧。”朱先生在慫恿她。

到後來，她無意識地默默地跟了他們出來。

他們在近學校的一條橫街裏找着了一家小館子，叫做琳瑯居，就一同進來。樓上的房間都給客佔完了，只剩後面的一間小房子，沒奈何，他們只好走進這個房間裏來。

雪翹才踏進房門，就聞見一股尿臭，忙掏出一條手巾來攔在鼻門首。T 詩人跟了進來，鼻子哼了一哼，望見房中新圓檯上有一碟紅瓜子，忙伸手過去。他的鼻子再哼了一嚮，就走到靠窗的一把椅子前，坐下去，在熱心地剝瓜子了。

過了一會才見朱走進來。他一面除外套，一面說。

“我吩咐了茶房，要三元的和菜。好不好？”

“也好，也好。”

“你還要點什麼菜麼？”

“……”T 在熱心地咬瓜子不回答。

“老T，你聞到有什麼氣味沒有？”朱說着望了望雪翹，只見她在微笑。

“不得了，不得了！”T 的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儘攔在門牙上。

“什麼事？”朱忙翻過來看T。

“這顆瓜子取不掉了！”T詩人張開口給他們看。原來T的兩顆大門牙間有一道空隙，一顆小紅瓜子恰恰填住了這道空隙，染了點涎沫，膨脹起來，取不下來了。

“糟糕，糟糕！”T的右手的食指和拇指還儘擱在門牙上，不住地在呼冤。

“拿枝牙籤子去挖一挖看怎樣？”朱看見T的那種樣子，覺得很可笑。

T起來走到桌前，從小碟裏拿了一根牙籤過去，向門牙縫裏挖了一會，還是不發生效力。

“這家館子大壞了，不該到這裏來的。”T很不樂意地說。雪翹看見T牙縫裏的一粒紅瓜子，就低下頭去，極力忍住笑。

“真討厭！別家館子都用黑瓜子，祇有這家裏用紅瓜子。”T的頭腦向左右擺動，在房裏走來走去。

“紅瓜子和黑瓜子還不是一樣？紅的比黑的價錢還貴些呢”。朱笑着說。

“你真不懂事！誰說要價錢便宜的瓜子吃嗎！胡鬧，胡鬧！”T的臉上忽然地像撒了一重霜了。

“那末是什麼意思呢？”朱也不輸服地反問，但他還勉強地微笑着。

“你真討厭！真蠢！黑瓜子不比紅瓜子大些麼？就染了點涎沫也不會滑滑地就滑進去了。”T像發怒了。但翻過首來望了望雪翹又笑了。

“好了好了，菜來了，我們吃菜吧。”朱說了後，T忙望房門首，一個茶房端着一大盤紅燒海參進來了。

T不管自己有坐下去沒有坐下去，忙提起筷子向盤裏夾。

“老T不忙，讓我撒點胡椒上去才好吃呢。”

但T已經夾起了一大塊送進口裏去了。大概是有點燙，只看見T的舌頭在口裏攪動，也聽見他口裏發出一種嗒嗒的音響。那個紅瓜子還插在他的門牙縫裏。

“哈——嚏，”T大概是聞了胡椒粉的氣味，打了一個噴嚏。幾塊海參碎片由他嘴裏飛射到檯上

來。T忙翻轉身向椅後，又連打了幾個噴嚏。

“老，老，……老。朱！……哈嚏！胡，胡椒太放，放，……放多了！”

“你那塊是沒有放胡椒以前夾的，沒有胡椒的。你不喜歡胡椒，以後的就不放算了。”

T雖然打了幾個噴嚏，但那門牙縫裏的紅瓜子還沒有弄掉。

上了幾樣菜色，T都說不好喫。到後來，來了一個粉蒸肉。

“好了，好了，這是我頂喜歡吃的。”

粉蒸肉那盤子還不知道放穩了沒有，T已經伸筷子來夾了一大塊去。

“不錯，不錯！”T一面嚼一面說。口裏的全容積像給那大塊肉填塞滿了，他那上下脣張得圓圓的，合攏不來！

“啊呀，啊呀！”T叫了起來。T覺得咬着了一片骨屑，忙把它吐在檯上。定神一看，原來就是他痛恨不過的那粒紅瓜子。大概是受了粉蒸肉的張力，被排擠掉下來的。

“嘿，嘿，嘿！不壞，不壞！掉下來了！”T一面說，一面再伸筷子到盤裏來。

再過了一會，菜吃完了，飯也吃完了，茶也喝過了，臉也揩乾淨了。茶房送了一張結單上來。

T翻過頭去儘望掛在壁上滿染着塵烟的字畫。其實那一面畫本來沒有看的價值的，但T還是儘望着它。天快要黑下來了，就看也看不清楚了。

結果朱付了帳，茶房把找零送上來時，T也不再那幅字畫了。

才踏出店門，T就叫了一輛黃包車，別了他們走了。

“讓你倆暢談一會吧。”T坐上車裏去後，還翻過頭來打趣了他們一句。

雪翹臉紅紅地低了頭。她想，這個詩人畢竟是個無聊人。

六

那天晚上朱在自己的皮篋包裹發見了一封

信，封面寫‘呈朱先生’四個字。他認得是雪翹的筆迹。他想，幸得今晚上妻沒有到自己書房裏來。他又想雪翹是很細心的人，一定是看見妻伴小孩睡去了，才把這封信放進我皮篋裏來的。於是他以絕大的豫期，開這封信。信裏的內容是：

“朱先生：

“我想從明天起不上學了。你替我請一個假，——請個長期的病假吧。

“學校裏人多嘴雜，什麼謠言都造得出來。

“我的意思，大概先生是明白的，不用我來多說。

“老實說吧，昨天你們——你和校長和T先生——的談話我都聽見了。

“我怕累了先生，累了先生的名譽，我想我還是不上課好。或許我還要搬家呢。因為長久住在先生家裏，我很不安。

“萬一累了先生的名譽，不但對不起先生，更對不起朋友，——先生的夫人。

翹上×月×日”

朱讀了後，像冷水澆背般地大失所望。他想這件事真不知如何的處置才好。那個狗校長胡說霸道，把我的祕密宣佈了出來，她定是聽了那些話，才寫了這封信來的。

“不要緊，不要緊，她信裏並沒有討厭我的句話。她只說怕累了我。那末，她或許是用這封信來試探我的。現在退却不得。得着了機會，要猛烈地進攻才好。”朱坐在書案前癡癡地想。

“所謂癡情，大概就是這樣吧。祇要她再有一封信來表示喜歡我，我就馬上送妻子回鄉下去，再出來和她同居。自己對她已經達到癡的程度了。雪翹雪翹我這心要爲你碎了，你可知道麼？”

他幻見着雪翹像由雲堆裏飄下來，站在他面前了。又像坐到他的懷裏來了。他忙伸出雙手來一抱，但抱了一個空。他又聽見雪翹在房門外笑，這明明是她的嬌小的笑聲。

莫非她在妻的房中說笑麼！但又明明白白聽見妻在後面房裏的鼾音。

朱癡想了一會，把雙眼揉了一揉，忙打開墨水

瓶，取出一張信箋，提起鋼筆。他打算寫封回信給雪翹。

七

雪翹讀了朱的信後，一晚上沒有睡。她想朱的樣子真討厭。但想到他對自己的真摯，對他又生幾分憐惜。她想到他的信裏的文章，又很覺可笑。朱詩寫的原來是一封豬屎，並不是一封信，比豬屎還要臭的信。她想到這地，也不禁笑了。

臨天光時分，略睡了一忽，就聽見朱夫人在房門外叫她。她很不好意思地揉着眼睛起來。

她走出廳前看見朱坐在食棹前，等她吃早飯。於是她說，

“你們吃吧。我一點不想吃。”

“要上學，吃一點去吧，半碗也好。”朱夫人對她說。

她待說今天不上學了。但望了望朱那可憐的樣子，又想到他昨夜裏的信，便不說了。

吃過了稀飯，朱準備出門了。

“密司譚，快點去，不早了。”

“請你先走一步好嗎？我隨後就來。”

“我等你吧。快一點換衣服。”朱再催她。他看見雪翹不說不上學了，安心起來。他想，自己的期望或終有達到的一天呢。

他倆由家裏出來，轉一個灣，走過了一條小橫街，就走到大街上來了。

“我們叫一輛馬車去好嗎？”

“沒有多遠的路，天天都走路去。今天要叫馬車做什麼？”雪翹驚異着問他。

“坐在馬車裏談話方便些。”朱笑向她說。

“我不贊成！”她說了後自己一個人向前面開步走。朱沒法子，只好跟在她的後面向學校裏來。

她覺得朱十分討厭了。但同時又憐惜他蠢得可憐。像這樣的成什麼事體呢？自己還是快點離開他的好。作算自己可以委曲些，對他表同情，但他是有了妻子的人了。何況我已經，……

她忽然又想到學校庭園裏有一株柘榴樹來

了。天氣日見日暖和了，柘榴不久要開花了吧。自己打算快點退學，但又想看那株柘榴樹開了花後再退學。她想自己鄉裏的柘榴花真多，何以在W城這樣罕見，自來只看見學校庭園裏的一株。

想到鮮紅的柘榴花的美麗，她恨身上少帶了一個鏡子，不然，他定停住足照一照自己的臉。她再想起那個人，昨夜裏一夜沒有睡還是思念那個人，——稱讚過自己和柘榴花一樣美麗的人。

“誰說你黑不好看？你是南國的美人！你是一朵鮮紅的柘榴花！”

這句話不是真知己說不出來的。

“他來信說，無論如何窮，下半年總要想方法籌款出W城來進學，再不願意在鄉裏當小學教員了。”她想到他來的信，心裏祈禱，祈禱上帝保佑他下半年準能夠來W城。

“他是爲我來W城的。求學是第二目的。一定的，一定的！”

那天下午他倆還是一路回家裏來。在途中朱更大胆地向她說了些求愛的話，她只默默地不回

答。她想朱那裏像個藝術家，真是俗不可耐而且下流。

她想還是決絕地拒絕了他吧。於是她說，

“朱先生，我是個 Fiancée 了。”她說了後不免有點不好意思，臉紅起來。

“你要到法蘭西？留學麼？學畫到法國去當然是再好沒有。我也很想去，不過錢的問題很難解決。”

雪翹看見朱說了一大篇蠢話，覺得對這個人實在沒有辦法了，只好不睬他了。

嗣後雪翹一天上課一天不上課地又過了一星期。就上課也不和朱一道了，有時比朱早刻出門，有時比朱遲出門。

這時候朱像才由水溝裏爬起來的老鼠又給人踢回水溝裏去了。他覺得絕望了。

有一天星期日，天氣晴朗，妻帶了小孩子約了雪翹出去逛公園了只留他和一個老媽子在家裏。他想出去，又無地方可去。想訪朋友，也無友可訪。想把幾張未成功的作品繼續畫下去，但又沒有高

興。近一星期來雪翹對自己的冷淡的態度實在給了他一個莫大的打擊。他吸着一根香煙在院子裏走來走去。他想如果她把近數日來自己向她說的話寫的信通告訴了妻時，那定會起一場風波的。

他無意識地走到雪翹的房門首來了。好奇心引誘他走進去。才踏進去，又走到後面廚房門口望了望，看見老媽子坐在廚房的那一頭門首在熱心地洗衣裳。他安心地回到雪翹的小房裏來。他想就給那老媽子看見，又有什麼要緊呢。難道怕她說自己做竊賊麼。

“但是還是不給老媽子看見好些。怕她告訴雪翹或自己的妻，那就不得了。”

雪翹的住房很小，只有一口面東南的小窗。窗外是一塊空地，滿生雜草。際此夏始春餘的季節，曠場一面青青的。坐在窗前，望得見外面草場上滿架着晒衣裳的篙子。掛在篙子上的白色藍色的衣裳，靜靜地在風中招展。

朱在雪翹的小書棹前坐了一會，覺得有無限感慨。他想自己的失敗完全是因為進攻得太猛烈

了。

她的書棹上的陳設很簡單，兩個墨水壺，一紅一墨，一個燒磁的筆筒，插着兩枝鋼筆，一枝毛筆，此外還有一個墨盒。

朱把左邊的屨子抽開來看，有一本英文教科書和兩冊近代新小說。再抽開右邊的來看，只一本水紅色的Letter Paper和幾張小小的洋信封。

朱翻看了一會，覺得自己太無聊了，打了一個呵欠站起來，無意中望了望她的寢床。她的床是兩塊鋪板和兩張板櫈構成的。因為距廚房近，她的白帳也染成深黃色了。祇有床裏的被褥很潔白，也摺疊得很整齊。他想那些被褥就比自己幸福多了，不免羨慕起來。他走近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近床有一張小茶几，上面安置一副梳粧鏡。他順手把梳粧鏡下層的抽屜打開來一看，他發見了一本袖珍日記。他的胸口馬上突突地跳躍起來。

他把那本日記拿到手裏了，但還沒有勇氣翻開來看。他問了問良心，覺得是不該看的。他沒有翻開來看，先把那小本日記送到口鼻間，像嗅嗅

它，又像想吻它。

八

他壯起胆子，終把那本日記翻開了。他認真一看，知道是去年的日記。在七月以前都是空白，有些記事也不過是金錢的收入和支出。由七月中旬以後文章就多了，都是用鉛筆寫的，字寫得非常的纖細。

他讀最初幾頁的記事，都是平平無奇，多是關於家庭的瑣事。但愈向下讀，愈覺得有趣。現在他握住了她的秘密之鍵了。

他翻到七月十九日的那一頁了，有一段記事。

“今天像要下雨，異常悶熱。

“下午二時許，果哥來，要我伴他到Y園散步。不便拒絕。因換衣服，流汗不止。

“在Y園中，怕遇見熟人，揀叢林中最僻靜處散步。近噴水池桃林中有鐵梳化椅。我倆同坐至五點多鐘始離Y園。出來後，就在S樓晚餐。晚餐後，

果哥送我回至我家門首始別。

“今天雖悶熱，但在我是很歡快的。”

再看七月二十三日的一頁。

“今日晴快，太陽極烈。

“九點郵差送一封信來，我早料及是他寄來的。信中所述一如日前他所說的，要求我同赴S市旅行。

“我覆信約他俟暑假後。”

再看七月二十五日的一頁。

“今天有風，天色陰曇。

“我因感冒，身體發熱。十點前後，女僕來說龍先生來了，我勉強起床到廳前去會他。

“他的臉色異常蒼白，看見我即浮出微笑，向我點首，問我今天能否出去。我說，身體有點不好，不能奉陪。他聽見我的回答後，像很失望。於是我問他想到什麼地方去。他說想去看映戲。我因身體發熱，無論如何不能去。但覺得很對不起他。

“他略坐一刻，即辭去。”

再看七月廿八日的一頁。

“果哥日前送了一部小說的譯本來，翻讀一過，覺得無甚趣味。

“我本約他今日下午同赴Y園，他竟不來，說有要事。世間還有比我倆相聚更重要之事麼？今日算是他第一次拒絕我之要求。”

再看七月卅一日的一頁。

“接到果哥來信，約我在K映戲院相會，指定時刻是午後五時。我想不去，但又恐他誤解，不得已，向母親說要到姨母家看表妹去。

“三時頃，太陽猶烈。我出至縣城，近四點鐘了。先到姨母家略坐一刻，託詞去訪一同學，並向表妹說明六點半前後即回，在她家中寄宿一宵。

“至K影戲院時，恰是四點半。果哥站在賣票處前東張西望，狀至可笑，及看見我來，向我微笑。

“果哥邀我看影戲，因為天氣大熱，我不願看。他樣子頗失望。但亦不強我。他問我今晚可不回家否。我說不回去亦無不可，姨母住城中可以寄宿。他說又何必呢。

“我倆仍赴Y園，在園中賣茶處喫冰淇淋。果

哥今天精神像有點不安，常所問非所答，像有什麼心事，且常不轉瞬的注視我。

“他時時看腕錶，像有要事待辦，但不說回去，又像急盼天黑下來。至六時，我倆始由Y園出來。我問他是否即回家去，他說明早須趁火車赴S市，現住T旅館，行李均安置於旅館中。

“我聽見他明早即須離開此地，頗驚愕，問他因何事動身如此之急。他說，此事須守秘密，至日後始能向我說。他又問我能否至他旅館中一看。

“我想別在須臾，明早又不能至車站送行，人孰無情，於是答應他至旅館一坐。果哥見我允至旅館，狀至歡喜。

“我們乘黃包車至T旅舍他叫我在門廊下稍等一等，他到帳房中去。隨後有一年輕人招呼我們至三樓後一間小房裏。那年輕人問果哥此房合適否，果哥只點一點首，促其下去。那個人下去後，果哥忙向我解釋，說他是由學校打電話來定房子的，帳房因客未到，故不先開定房間。我們正在談話，茶房送茶水來，我忙走近窗口，望西空的紅鱗片片。

信給他，勸誡他，安慰他。

再看八月三日的一頁。

“去信三日了，不見他有回信來。他的確赴S市了麼？想親身去看他，但又難爲情。

“那日晚上太使他難堪了。他恨我了。不再愛我了。

“當然他有他的苦衷，他不是和自己說過了無結婚的能力麼？他並不說謊，照原鄉風俗的舉行結婚式，在他的經濟能力是不可能的。恐怕來求婚、父母都未必允許他。

“可憐我的父母是黃金崇拜者。父親一生在南洋勞苦，賺了兩個臭錢，便忘記了昔日的勞苦貧窮了，對於勞苦貧窮的人，始終用一雙白眼。”

再看八月七日的一頁。

“果哥無信來，亦不來看我。從前隔不到三天定來看我的，今一星期之久不來了。

“今天天氣最熱，我也最寂寞，最悲哀。我取出他的相片來，吻了多次，最後流淚了。我想不知要何時始能會他。我真想會他，真想快點會他！，，

再看八月十四日的一頁。

“表妹來，她說在縣前大街遇見果哥，果哥像很不高興，不如從前之親熱向她招呼了。

“這樣看來，果哥尙在縣城，並沒有赴S市去。他是決意和我絕交了。若不是表妹和母親在面前，我定流淚了。”

朱把日記向下翻，一直翻到九月十五日都沒有這類的記事。在九月十三日，她搬至城裏學校寄宿了。朱看九月十六日的記事，又發見有‘果哥’兩個字了。

“下午三時下課後，伴表妹同赴縣前大街各書店買教科書。聽說郭沫若的‘文藝論集’出版了，奎文樓有得賣，我想買一冊，於是邀表妹同至奎文樓。

“才踏入店門，我駭了一跳，站在櫃檯前的不是他麼！我真不知如何才可。只覺得雙頰發熱，耳鳴不已。表妹很自然向他鞠躬，他微點首。我不得已也跟着向他點首，但他，……啊！我真不情願寫在這裏！……他立即翻過臉去，像沒有看見我呢。

“我真要哭出來了。否，我像全失了知覺，我像要發狂了。

“意料不到他這樣當衆侮辱我！幸我自制力強。我即催表妹回去。我的雙足像患了瘋癱不能走了，乘車回去。

“回至姨母家中，在表妹房裏，睡在床上，以被蒙面流淚痛哭！越哭越覺哭不足。在姨母家不能盡情哭，想回寄宿舍去痛哭一場，但這更不可，更不可！

“六時回寄宿舍。

“十點後，同學都熟睡了，我乘這個機會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大意是說七月卅一晚上，自己雖然對不住果哥，但果哥也得諒諒自己的處境及重尊自己的個性。自己決不是不愛果哥，因為十二分的愛果哥，所以覺得不該這樣的潦草。但自己回來後，却又後悔，——但不是後悔不聽從果哥，——不應當馬上就走出來，太不留果哥的脸子了。總之，我是很真摯地愛果哥的。我們如果要達到聚首的目的，我們今後該努力，努力排除一切阻礙，以

完成我們的愛情。今天奎文樓的一幕，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事，不過我十二分相信果哥定能原諒我，見面之後可以言歸於好的。我固然不希望果哥有那樣決絕的表示，但我相信果哥的態度是很自然而真摯的。因為七月卅一日那晚上我太使果哥難堪了。即此可以證明果哥是未曾忘懷於我。假定果哥心頭上沒有我，當然不會有這樣恨恨的態度了。總之，我還是和從前一樣十二分愛果哥的，也深信果哥還時時刻刻在思念我。我更深信我們不久就可以歡聚，不久就可以言歸於好。我後悔，我的確後悔，最少，那晚上我該允許果哥一個親吻的。寫到這裏，我實在不好意思，也流了不少的眼淚。但是不能不寫。怕不寫最後這一句，果哥還不能深信我的心呢。我不能再寫了，怕我哭出聲音來。總之，我深信果哥定有回信給我的，我的話不會錯吧。我在希望你約我到Y園去時那樣甜蜜蜜的信啊，果哥！

“因為寫信興奮了，一夜睡不着。”

朱再看下一頁九月十七日的記事。

“今早天雨微寒。

“花去酒費二角，叫當差的送信至西門外第三小學交果哥，並囑他要等候回信。

“當差的去後，我才領略到熱釜上的螞蟻的痛苦了。我坐不穩，行也不妥，睡倒更煩惱。看看敲了上課的預備鐘，我知道自己全無心緒聽講，於是到學監處請了病假。

“八時半當差的回來了，但是空手回來，問他有回信沒有，他說君果先生昨夜因要事搭車赴S市去了。問他信交給誰了，他說校長代收了。據他說馬上替我寄到S市去。

“這真令我急死了，也氣死了。那個小學校長靠得住嗎？萬一把信拆開來看，那還得了嗎！我再問當差的，你認不認識君果先生，他真的不在學校裏麼？他說不認得，我更擔心。

“但後來想，果哥無論如何的恨我，決不至於把我的信讓校長拿去。於是我再問那小學校長你是認識吧，他連說那認得，那認得，常到我們學校來，那裏會不認識，我才稍稍安心了。

“我想果哥恐怕真的赴S市去了。他像於校課

之外另有什麼工作，比當教員更重要的工作。但何以又這樣湊巧呢，昨天才碰見他，今天就離開此地了。”

以下有十多頁日記都是空白，朱只向下翻，翻至九月三十日那一頁，又有文章了。

“今天真喜出望外，果哥由 S 市寄了回信來了。第三小學校長真是個誠實的君子，我過於疑人了。

“果哥來信至簡單，內容只寥寥二十餘字，‘信悉，君心至可感，我不久當歸，一切容面談，果覆，九月廿二日。’我心頭上的重担子，算放下來了。”

以下有三四十頁，沒有‘果哥’的字樣。但翻到十一月十四日的一頁，朱發見了一段更奇怪的文章。

“星期六下午，晴。

“果哥終回來了，回到我身邊來了。我請了兩天假，伴果哥同到 M 山旅行。

“今天是我畢生之最大紀念日！果哥送一個小小的金指環給我，說是在 S 市買的，送我做紀念。

“在M山住天華酒店，開二等室，

“愉快的一宵！”

再讀十五日的。”

“本擬吃過中飯動身回去。吃過早飯，愉快的上半年！但果哥仍不願回，於是決意多住一天。

“下午同至附近山野間散步。

“愉快的一宵！”

朱讀了這兩頁日記，精神再也不能安靜了。他想原來她是有這末的經歷。於是他又想到妻對他說的話來了，雪翹初到家裏來後一星期，妻告訴他，雪翹不是個處女了，但他不十分相信，現在是無疑的了。

他氣不過，他想把這本日記撕得稀爛。但一反省，自己實在沒有這種權力。他不願往下讀了，但又有點捨不得，於是又翻到十一月廿二日的那一頁。

“今天星期日，天氣晴和。

“果哥一早就來看我，但也八點半鐘了。

“久別了三四日，見面之後，說不出的歡快。

“同赴Y園散步後在S樓午飯。

“下午同赴映戲院。五時半由映戲院出來，進亞洲旅舍，開頭等房。

“愉快的一宵！”

朱看見“愉快的一宵”幾個字，再不願往下看了。恰好這時候有人在外面敲門。他駭了一跳，忙把日記安置回梳粧鏡的抽屜裏去後，放輕脚步逃回自己畫室裏來。他心裏頭暗暗地在叫“醜態，醜態！”

九

妻和雪翹回來了。

偷讀了她的日記後的朱，感着一種羞愧，不敢和雪翹見面，託詞看朋友去，披了外衣走出來。

走到街路口，才想到什麼地方去呢？躊躇了會，他想訪T詩人去吧，他是個饞嘴的，請他上館子，和他談談新詩的作法也可以消遣消遣。但一反想，又覺不好，他那個人脾氣乖古，萬一談得不好，

反增煩悶。自己已經煩悶到十二分了！

他想，看女性哲學者蕭純之去吧。於是他飛上電車，指向W大學那條大街上來。

到了W大學，號房是認得自己的，不要傳達，昂然直進，經過學生寄宿舍，轉一個灣，走到專住教授的東園裏來了。

走上樓看見七八位大學教授圍着一張圓檯喫中飯，朱才覺得自己有點餓了。

這些教授們都是他在堂子班裏認識的，所以他不客氣地就擠前去坐下來，叫當差的多檢了一副碗筷來。

喫完了飯，果然都擠到蕭哲學家的房裏來開始討論女性問題了。

“老朱有什麼新聞沒有？有就請報告！”蕭咬着煙斗向朱下命令。

朱想把雪翹的日記宣佈出來，但細想一回，覺得不妥，於是只望着他們傻笑。

“你們美術學校有一個頂好的女生，你知道麼？”日後要當編譯局委員的唐紀說。

“是那個？姓什麼的？”

“密司H”化學教授算是個 B. S.。(Bachelor of Science)他們都說他是 B. of Sex，他的確是個 Bachelor，對於一班女學生饑涎欲滴。

“那沒有什麼了不得吧。”

“看她樣子很純潔的。”唐教授再讚美一句。

“可以引導我們至天堂的純潔！”教會出身的英文法講師D在插嘴。

“純潔什麼？！女人沒有一個純潔的，女性都是引男性到地獄去的惡魔，——說惡魔或者過火一點，——總之，是引我們到鬼門關的使者！她們的使命就是這樣的，再沒有了。”蕭哲學者開始講演他的女性觀了。

“誰說女性的純潔！那是蠢男人發的蠢夢！女性都是蠱惑男性的撒旦，再不要提那些女性崇拜的愚論了，把她們當玩具就完了。”

“這未免過苛之論！”唐教授不贊成蕭的女性撒旦論。

“那末男人要取什麼態度呢？”

“實行撒旦主義就好了，還有什麼客氣！人生沒有酒沒有女性是完全失掉了生存之意義的！”

“那是過去的惡魔主義的論調。過去了的不適用了。”

“但是真理不因過去與未來而生差別的。女性還是一樣地需要男性。不如此，人生煩悶問題永久解決不了。”

朱坐在傍邊呆呆地聽他們爭論了半天，心裏像有所領悟般的。到了三點多鐘，他一個人先告辭出來。

回到家裏，妻告訴他雪翹明天要搬出去住。

“搬到什麼地方去呢？”朱驚疑地問。

“那她沒有告訴我，她只說有朋友由鄉裏來了，她和朋友合租了房子。”

朱想，莫非那個“果哥”來了麼。但又想，就會來也沒有這樣快吧。於是他懷疑起蕭的女性理論來了。女性的愛情無論如何是比男性專一些，女性撒旦論在特殊的場合或許適用，但在一般的場合男性都是撒旦嚙。雖然慚愧，問問自己的心，距撒

且的就沒有許多距離了。

“朱先生，在你家裏打攪了兩個多月了，真對不住的事，希望你原諒。我明天打算搬過江去住。橫豎到暑期沒有多少時候了，索性等到下半年來進學了。下半年或許政局有變動也說不定。”

“政局有變動？你說W城的政局麼？現在很平靜，沒有聽見什麼呀。”

“下半年的時局誰能料得定。我覺得住H市總比住W城穩當些。”

“是不是張鬍子會打下來？”

“那我不知道。”雪翹覺得不該再說下去，再說下去，自己就對不住友人了。

喫過了晚飯，因為雪翹明天要走，天氣又熱，朱和他的夫人陪着雪翹在廳裏談話。朱聽她的夫人和雪翹說話的時候多，他只呆呆地坐在一邊傍聽。否，他並沒有留心聽，他只覺得雪翹走得太倉猝了，有點可惜。一瞬間，他再想到蕭教授的女性論來了。他想蕭的話雖有幾分道理，但很難得自己的全信。蕭把戀愛否定了，這是第一個大錯。戀愛如

果可以否定，世間無失戀的人了，也沒有害單思病的人了，自己也不會這樣癡地懸想雪翹了，她也可以不必拒絕自己的愛了。向美人釘梢如果可以誹議，四角戀愛三角戀愛如果可以完全否定，那麼這個人一定是否定自己的生存的怪物。

朱想，自己從前也假正真過來，初到日本看見電報局裏郵政局裏的女職員，就大驚小怪起來。後來看見珈琲館裏用女招待，更自歎不該走進這樣的蠻貊之邦來。天天寫信給朋友，罵日本風俗之不醇，信末還連呼口號，“聖賢之提倡男女授受不親是應該的是應該的！”

他無論如何不能相信蕭教授的理論。假定蕭教授的理論是公理，那末雪翹一個人是不能適用這個公理的。前兩天晚上她如何委婉地拒絕了自己的要求，如何地恕宥了自己對她的唐突的舉動。再證以今天發見的證據，她是個愛情很專一的女性。誰說女性是個撒旦呢。

那天晚上我坐到她的床沿上去了，吻到她的鬢邊了，然而她終說服了自己，終委婉地拒絕了自

己。對自己的妻却一字不提，誰說女性是撒旦呢！

就今晚上論，她不是時時向自己微笑麼？那種悲寂的微笑給了自己一個深刻的印象，自己相信終身不會忘記的。

雪翹搬出去後又過了半個多月了。一天朱因事過江，在大馬路碰見了她，她看見朱還是一樣地微笑，並且走近來表示很親暱的樣子。

“朱先生搬過來住吧；我們容易會面些。”

祇這末一句，朱的胸口又跳動起來，心底也隱隱地作一種奇痛。但各人的心互相知道，朱再也無話可向她說了。兩人癡對着空站了一會，他想她莫非想做撒旦了麼。他很想和她多談幾句，但想不出什麼事來。到後來，

“你不是有冊世界藝術詞典麼？”

“是的。爲什麼？”

“我想借來查一查，可不可以？”

“那有什麼不可以，改天我送過來吧。”

“你住什麼地方？”

“離此不遠，但恕我不能告訴先生。”

再過了三天，傍晚時分，雪翹挾着一本很厚很厚的大詞典到朱家裏來了。恰好今天朱夫人帶了小孩子到一個親戚家那裏去了。

“朱夫人不在家麼？”她走進來先問這一句。

“到H家去了。”

“今晚回來不？”

“她沒有說。已經黑了，不回來了吧。”

“朱先生……”她像有什麼話要向朱說，但又躊躇着。

“什麼事？”他催問她。

“我想到江西去。”她微笑着說。

“爲什麼？”

“……”她不說了。

朱想，大概君果到江西，你也想跟去吧。

“那麼這本詞典以後寄到江西去還你。你到那邊去後，要把住址通知我。到江西的什麼地方？”

“省城，——南昌。”

“爲什麼事？”

“不爲什麼事。想去看看。”她微笑着低了頭。

朱想，這完全是飾詞了。

“……”

“……”

“那本詞典就寄存在先生這裏吧，不必寄回我。”

朱想莫回她送給我作紀念的麼。但自己又暗笑自己可憐。

“先生最好搬過H市去住，那邊總比W城安全些。”

“是的，我也早想搬過去，但是一家人就不容易搬家啊。”

“……”

“……”

天完全黑了。W城的電燈因煤力不足，電來得很遲。在朱的畫室裏完全黑暗了，他和她對坐着，相距不滿三尺，但彼此看不見對手方的面了。朱幾次想走前去親她，但知道結果必被拒絕，並且也沒有日前的勇氣了。

雪翹還不見說回去。朱又想，或者她有意在等

我進攻呢。他想說話，但未開口。嘴唇先顫動了，終沒有說出口。

兩個人對坐着又過了半點多鐘。朱聽見雪翹站起來告辭，朱也忙站起來送她。走出院子裏來，更黑得厲害，朱只好在前面引導。走到門廊下了，朱實在不忍開門，她也儘站着，像依依惜別，等等看朱還有什麼話說。

朱這時候覺着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襲來，很想擁抱她。但是一想到她的日記，身體又冷了半截，他終放她走了。

朱忍住心痛，——難言的隱痛——回到畫室裏來時，電光來了。他想雪翹如果知道他的心，他爲她所受的精神上的苦楚也就值得了。他又想，只要她有信來對自己表示愛，不論她走到天涯海角，他也定跟着去找她的。

他看見那本世界藝術詞典很冷漠地臥在桌上，他忙抱過來親吻，不住地親吻。

中 篇

1777

1778

八月中旬的一天傍晚。

朱夫人由街上慌慌張張地跑了回來，臉色蒼白，一時不會開口。

“什麼事？你這樣驚惶地跑回來。”朱抱着才滿二歲的小女兒問他的夫人。但她坐在食棹前的一張圓椅子上，還說不出話來。

“要茶不要？”朱問妻，“王媽倒盞茶出來！”他再轉身向後面廚房裏叫。

“炭巴漲了價！”

“漲了多少？也值得這樣驚惶麼？”

“一元四角一擔了！”

“什麼！由九角錢漲到一元四角！”他有點吃驚了，“什麼道理呢？”

“聽說以後炭不容易來了。”朱夫人喘着氣說，說了後伸手摩她的胸口。

“火車不通了麼？”

“火車通不通倒不曉得。他們說革命軍打到Y城來了。”

“什麼？革命軍這樣厲害！”朱從不注意這一件事，報上雖然常登載北伐軍，北伐軍的記事，但他總不相信南軍能夠打到長江流域來。現在聽見妻這樣說，心裏不免擔驚起來，但還想盡力去打消，因為他實在怕聽這件事。

“沒有的事吧。你從那裏聽來的？勞師襲遠，好容易！不要說別的，Y城就是天險，不容易打下來的。”他一面想一面說着安慰自己，不管他的夫人聽不聽。朱雖然這樣說，但無自信足以打消他的驚恐。“你抱她吧，我出來去看看情形。不過，我想總不要緊的。你驚惶得也沒有道理。Y城離這裏兩三百里，就算會打到，也沒有這樣快。怕什麼！”

“不是怕北伐軍要打到來。剛才我看見……”
朱夫人又喘不過氣來了，臉色蒼白地伏在桌上了。

“看見什麼？”

“……”妻不回答。

“不說明白，誰曉得什麼一回事！”朱有點氣惱了。

“省長衙門前的照牆上，……”朱夫人又不說下去。

“照牆上怎麼樣？”朱聽見妻的話心裏也慌亂起來了，他想一定有什麼重大的事變了，比剛才更擔心起來。

“掛了兩顆人頭，一男一女的，都是很年輕啊！”
朱夫人說了後，全身再發了一陣寒慄。

朱想不錯了，自己的疑慮終成爲事實了。當雪翹勸自己搬過H市去住時，看見她吞吞吐吐地不肯明白說，自己已經猜疑着幾分。但因爲自己住在W城裏，怕搬遷麻煩，所以又把自己的疑慮打消，“好容易，不至於有這末大的變動吧。”他由疑慮而驚恐，由驚恐而遷恨到雪翹。他想雪翹若實實在在

預先告訴自己，自己或者早搬過江去了也說不定。自己遲至今日仍未搬家，完全是給雪翹害了的。但反省一下，又覺得自己埋怨雪翹埋怨得太無道理了。

朱把小孩子交給妻抱後，自己把夏布長褂加上，匆匆地走出來。才踏出門，就看見有挑夫三三五五挑着皮箱向城外去，也有男男女女抱着一口大皮箱坐在黃包車上駛出城外去。他想他們何以虛驚得這樣利害。

他想到省長衙門前去看看，但又有點胆怯。他一面走一面計算自己存的現款，假定搬過江去夠不夠用。學校裏雖存有三個月的欠薪，但在暑假期內是學校青黃不接的期間，最窮最窮。縱令有錢，校長也不肯發給我們當委員的人。何況時勢又不好！

他愈想愈恨這個市儈的校長。他何嘗是想提倡藝術。雖然他口裏時常在說，但他是利用我們來賺錢的。學期之始收了有學費，倒有一兩個月的足薪，到後來所存無幾時，校長就把校款提開一部分作自己一家的生活費，對教員的薪水就一文不發

了，每日只向教職員說，窮啊，窮啊！

還有一班蠢頭蠢腦的教員，——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但自己並不蠢，不過辭了職又別無事業可就，只好一天天地混，混，混，——迷信校長能籌款，總有一天清欠薪的，每日在張開口望，望，望；今日說校長到H州去借款去了，明日又說他到S州去了。蠢教員們以為他一定有大宗款攜回來，殊不料他和他的夫人是去旅行的，不單不能為學校籌款，反把校中的存款用蝕了幾個。朱知道校長無能了，牛皮還是牛身上剝，校長坐在房裏微笑着不流半點汗水去剝學生們的金錢和教職員們的汗血。這些書獃子都有Prof. 癮，以為當大學教授是了不起。若說別有目的，也該把學校先澄清澄清，然後努力，努力才不虛費啊。

朱對於學校的腐敗情形是十分明瞭的，他不敢斷然辭去的就是因為一時找不到職業。

他想現款還有一百三十多塊，住在W城裏或者麻麻胡胡可把生活維持到開課。若搬過江去住，那就難了。H市的房租就比W城裏的貴得多。

他走到一家皮箱店前來了，看見有一羣人圍着一個香煙攤子在議論時事。

——這回恐怕打得成功了啊！

——不見得，吳大帥不久就要趕下來的。

——你還不知道革命軍的厲害呢！他們打一仗贏一仗，不到一個月工夫就攻下了Y城。

——小心點！巡警來了。

——怕什麼！他又不是個犒子。（指北方人）他也一樣地望革命軍到來呢。

——打到來時，W城又要騷擾一回了把。

——那就難免啊。

——不要緊，革命軍的紀律很嚴的。

朱站在一邊呆呆地聽了一會，心裏實在擔心。但他覺得總還可以在W城苟安二三個月，革命軍就打得到來，也還要二三個月吧。總之他討厭聽見打仗，最好望革命軍不要來，免得W城的秩序混亂。他又想，總要秩序不亂，就讓北伐軍來也好，他只不想搬家，要搬家太麻煩了。不要說多花錢，要收拾行李和書籍，在他是件再煩難沒有的事了。他

聽見他們裏面的一個說革命軍紀律嚴明，稍覺安心了。他想，那末讓革命軍來也好，自己是湘省人，革命軍的先鋒隊也多湘省人，或者裏面有認得的朋友，到來後自己還可以活動活動呢。

——犒子退的時候怎麼樣呢！

朱聽見這一句，又擔心起來。他想犒子軍隊有名野蠻的，打敗仗退出去時更不得了。那末儘挨也挨不掉，遲早要搬過江去一趟的了。麻煩，麻煩死了。

他看見皮箱店主人，樣子很憂愁地也站在店門首聽他們的議論。朱看見他像個深於世故的人，於是踏進店的階級上去向那店主點了點首。店主無表情地也回禮點了點首。

“你想怎樣！到底怕不怕？”朱明曉得那個商人不能給他滿足的回答，但還想由他得一個可以安慰自己的驚恐的回答。

“誰能夠知道呢！能夠預先知道，我們可以發大財了。聽天由命好了！怕也怕不了的。都是世界人啊！南人和北人還不是一樣，好不過也壞不過。”

朱碰了一個釘子後才覺得自己無聊。他想還是到校長家裏去打聽打聽消息好些。他待轉身就聽見警察在高聲地叫：

“走開！走開！你們走開！不要造謠生事！給大刀隊巡查看見了，要掉腦袋的！不要瞎說！”

那羣人果然作鳥獸散了。

二

滿街燈火了。

好幾天沒有出門，今晚上街路上的情形似乎和平日不同，沿路放了哨，每隔二三十家店便有一名兵士持槍直立。朱走到F街口的菜場前來了，看見又一羣人擠在一家店壁前，像在讀告示。朱想或者由那張告示可以打聽得出什麼消息來，於是也攙前去，隔着幾重肩膀，抬起頭，張開口，去望那張告示。幸得那張告示上幾個字寫得又黑又粗，雖然街路電燈不十分明亮，也還看得很清楚，大意是時局嚴重，宣布戒嚴，十時以後，禁止通行。朱看了後

躊躇起來，不敢去看校長了。於是他折回頭，打算回家去。

朱把F街走盡頭了，折轉到仇家巷裏來，他急急地低着頭走，一面走一面想，萬一有變動，如何得了呢。他沒有看見迎面也來了一個蓬着頭穿件淺灰色竹布大褂的人。彼此不提防，撞了一個滿懷。

“豈有此理！”那個人大喝一聲。

“啊呀！啊呀！不是T先生麼？”朱忙抬起頭來，才認識那個人是T。T的眼睛本來有幾分近視，並且巷裏很黑暗，看不清楚撞在自己懷裏的就是朱詩，他當是個歹人，或是個暗殺者。

“啊！老朱！你這怪物！這樣時候，你到什麼地方去？”T把給朱一撞。撞歪了位置的羅克式眼鏡整理回去後，把雙手背起，微俯着首問朱。

“想回去，回家裏去。街上戒嚴呢！你聽見有什麼消息沒有？”

“慢慢說吧！有是有的，我和他們認識，知道點此中的消息。”T說起來，像很得意的樣子。朱看見

有點憤懣，因為自己真的急死了，而T還是這樣的無憂無慮。

“他們是誰呀？”朱雖然有幾分明白，但希望T能夠更具禮地告知他。

“你這個人真笨！像這樣笨的人，真不便和你說話。”

“對不起，對不起。我不管他們是誰了，只望你告訴我時局到底怎麼樣了。”朱忙向T賠禮，賠了禮再哀懇。

“到老橋那邊去坐坐好麼？到他家裏再和你詳細地談。”

“十點鐘後不准人來往。戒嚴呢！”

“我曉得。”T忙抬起他的腕來看他腕上的夜光錶。“還不到八點呢，談到九點就走吧。”

“……”朱躊躇了一回，決意跟T去打聽消息。但又思念着妻子，很不放心。一瞬間又思念到雪翹來了。他想，可愛的雪翹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朱認識嵇子桐是W大學的文科教授，擔任文學概論歐洲文學史等科目。憑朱的觀察，T心裏是

很崇拜嵇子桐的，因為稽算是W城文藝界的重鎮。但T對其他的人談及嵇時，又儘說嵇無聊，文學也不見得什麼了不起。朱和嵇也會過二三次面，但嵇的態度像很看不起朱，至看不起的理由朱到今還沒有猜着，他想大概不外兩種，一是因為嵇是國立大學的教授而朱却是私立的無聊的專門學校的教授，二是因為嵇在文壇上的名氣太大了，看不起朱這個無名小卒。

朱本不想去看嵇的驕傲的臉孔，但今晚是特別，自己出來是打聽時局消息的，人家傲慢不傲慢，可不能管了。

朱跟着T出了仇家巷，轉進福年里來了。嵇的公館是福年里第七號。他們在嵇寓前停了足。T伸手敲了門，就聽見有個小女兒走來，在門內問他們。

“是那一個？”

“是我！”T說了後，咳嗽一聲。

“不說姓名，誰曉得你是那一個！”

朱想那個女兒倒滿俏皮。

“是T!”T有點生氣了。

“姓T的多着呢，T什麼名?”

這瞬間T氣得再說不出話來了。朱看見了後，忙替T把名字告訴了裏面。

“正真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戒嚴時候難怪啊!”

小女兒打開了門，朱跟着T便踏進來。那小女兒等他門進來後，再把門關上。

“是老T麼?”

朱聽見裏面椅子桐的聲音，他們一家人像還在廳裏喫晚飯。

“老T同來的是那一個?”嵇的一面喫，一面說話的聲音。

“老朱，——豬屎!”T沒有說完就笑了。

“哈哈!請座，請坐。我即刻就來，喫了這兩口飯就來。”

T循慣例走進門廊左隅的一間書房裏來。那個小女兒也跟進來，倒了兩盞茶給了客人後才回廳裏去喫飯。

過了一會，嵇子桐吸着香烟走進來，手裏還拿了一盒美麗牌香烟給他們喫。

談了一會時事，嵇說無論如何，他是不搬家的，他要死守W城。朱聽了後，稍爲安心了一點。他想嵇家裏有老的有小的，都不怕，不搬過H市去；自己一家只三口，還怕什麼呢。

“如果真的在W城有仗打時。我只臨時帶他們過江，到親戚家裏寄住幾天就完事了。”

朱聽見這一句，又擔心起來。原來他是有親戚在江那邊，所以無恐。自己呢，在W城是作客，在H市沒有朋友也沒親戚，事到臨頭，真無路可走。朱想到這裏，又坐不安穩了。T和嵇在說話，他也全無心聽了。

剛才那個小女兒送了一盤梨子進來。朱看見T儘望着那盤梨子，像擔心沒有剝皮的梨，不知如何喫法。

嵇站了起來，高唱着、“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一面走到書桌前，打開抽屜，拿了一小洋刀出來，他把刀打開，在臉帕上揩了一會，

便從盤中取過一個梨子，拿在手裏在剝皮。T想嵇一定是剝來敬客的。朱看見T的喉部突起不住地在躍動。朱也想，這個梨子，嵇定會把它截成三塊，三個人分來吃。殊不料嵇把那個梨子剝乾淨了皮後，就送到他自己口裏去，一口一口地咬。朱看見T的喉部突起更躍動得厲害，朱也覺得自己舌頭上的涎沫愈分泌得利害。

“請，請！請自己剝吧。”嵇把小洋刀送到T面前來。

“不要，不要。飽得很，喫不下去。”T搖了搖頭。

“老朱你喫一個怎麼樣？”嵇看見T不要，就請朱剝來喫。

但朱也搖了搖頭。于是嵇就把小洋刀放在小茶几上了。

朱聽T的口氣，好像很知道革命黨人在W城內的秘密工作。他還說有女黨人，如何的勇敢，如何的美貌，說得天花亂墜。聽他的口氣，好像這個女黨員就是他的情人。他又很得意地說他如何地

認得革命黨中的重要人物。朱想這真該死！T縱令知道，也不該一五一什地說給人家聽。秘密工作是可以隨便洩漏的麼？識得T的革命黨人也算倒霉了。

但朱很感謝T，他對革命漸漸有點了解了。他覺得W城的督軍實在是有驅逐的必要了。這些軍閥官僚趕跑了後，學校的經濟情狀總會好些吧。

看看時錶，過了九點了。朱因為外面戒嚴，便催着T要走，T像梨子沒有喫成功，依依不捨地不容易動身。

“是的，你們該快點回去。我也要快把門關好。怕有歹人撞進來呢。”經橋不客氣地催了後，T才立起來。

“無聊！無聊！那個老朽無聊！”T走出來時，半像對朱說，半像對自己說。

三

第二天朱清早起來，匆匆地洗嗽後買了一塊

燒餅，一面咬一面走到江邊來。因為昨夜和老婆商量了一個通宵，決意搬過江去，在租界上找房子住。作算錢不夠用，老婆還有隻金手釧，她答應他，搬到日市去後可以拿出來找換。

還沒有出城門，他就擔心今早風吹得太利害了，怕沒有小輪渡過江。果然，走到江邊一望，只見滿江波濤，江面上看不見一隻小划子，只有一二隻大小船泊在碼頭下，隨浪的高下一起一落，船夫持着篙子站在船頭在高呼，

“過江去！過江去！”

朱出城門時，看見景象和平時不同了，多站了幾名兵士在搜檢出進者的行李。幸得朱是空手出去，所以兵士只把他望了一眼，就放他出城去了。朱想搬過江時總得帶一二件行李，要檢查就麻煩了。被窩都要翻開來看更討厭。

他真想折回去，他想這樣麻煩真不得了，不搬算了，會死就在W城裏吧。但心裏雖然這樣想，自己早走下碼頭上來了。站在碼頭上躊躇了一會，決意踏進那隻大木船裏去了。

在木船裏播盪了兩個多時辰，才在H市的稅關前上了岸。才上岸就有許多黃包車夫圍着他，問他到什麼地方，要不要車子。他爲省時間起見，叫了一輛街車，先到一個同鄉家裏來。

這位同鄉姓廖，是在H市做生意的。朱在廖的家裏說了一會，還是聽不見一句可以安慰他的話。H市的謠言比W城的還要利害。聽他們的口氣，好像W城一定是危險地帶，而H市却是十分的安全，問他們什麼道理，他們也答不出其所以然來。

“你們住的地方還不是中國街麼？”朱不輸服地反駁他們。

“總之，他們不敢蹂躪H市就好了。H市完了，軍餉從何出呢？”

“敗退的兵士要搶怎麼樣呢？”

“敗退的兵士就不想再回來麼？”

朱不便再和他們駁。他只想，這些商人比自己更不革命，苟安性更大。難怪有血性的青年們說要倒打他們呢。

他們還勸他立即搬過來，不要在W城裏受驚

恐。

“找不到房子怎麼辦呢？”

“租界上的房子難找些，有也貴。在中國街上要尋房子，很容易。”

朱經幾個同鄉勸了一會，便交了二十元給廖，叫他當天就去替自己找一間分租人家的房子。自己打算回去整理行李。因為廖答應他先搬過來，找定了房子就搬過去住，大概明天一定可以找得着，不過房子的好歹，就莫去討論了。

朱由廖家裏出來後，稍放心了。看看錶還只九點半。他想，還早。好奇心便引他到租界上來。

租界上還很泰平。住在租界上的人好像全沒有把革命軍三個字放在心頭上。他們認帝國主義是他們的永久的保護者。他們看見巡街的外國水兵，也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祇認他們是自己的統治者。

朱很久沒有到租界上來。他想久住在W城裏真會腐化了去，因為受不到刺激。但到租界上來後就感着刺激，就覺得有革命的必要了。

“不錯，帝國主義就是我們的革命的對象——第一個革命的對象！”朱像有所覺悟般地在對自己說。

他走過了英租界，到第二特別區來了。

“啊呀！啊呀！坐在車子上的不是她麼！”朱看見迎面來的一輛黃包車上坐着一個女子，明明是雪翹。她隻手緊抱着一個包袱。

她也看見朱了，就叫車夫停了車，她忙走下來。

“朱先生，你一家搬過了沒有？”她微笑着說。

“還沒有……”朱還沒有說完。

“快點搬過來吧！事急了！再挨不到一星期了！要起變動了！W城裏有點危險！”她止着笑說。

“我打算明天搬過來。”

“那請快點搬過來。我有點事。那末，再見！”雪翹想轉身。

“你住什麼地方？”

“我沒有一定的住址，你搬來後住什麼地方，請你給一封給我，信可以由這裏轉交。”她一面說，

一面交一張名片給朱。朱還沒有看清那張名片，她點了點頭跳上車上，叫車夫駛向中國街那方面去了。

朱把雪翹的名片認真地一看，名片左下隅刻有兩行細字，“住××門天神旅館三樓十二號房。”朱想天神旅館是很小很髒的客棧，她何以住在那裏面呢。他覺得雪翹真有點行詭踪秘。他愈想愈恨她冷淡。但平復了許久的傷口，今天碰見她，又給她扶開了，再感着一種痛苦了。他想，她今天打扮得更好看呢。

朱無意識地在法國租界轉了一轉，也看不見什麼動靜。他只看見幾個安南巡捕捉着木棍，在狐假虎威地威嚇中國車夫。

他有點疲倦了，也覺得有點餓，看看教堂鐘塔上鐘的指針指向十點半了。他叫了一輛車子坐上，叫車夫駛到稅關碼頭來。

太陽烈烈地在頭上晒着。雖然還吹着風，但比今早晨，江面的波濤平穩得多了。碼頭上擠滿了人。他們說有小輪過江了。朱在人叢中擠了一會，

抬起頭來向前後左右望了一望。心裏想，看這個樣子W城不見得是危險呢，不是有許多人回W城去的麼。他望了一會，看見碼頭的一隅站着一個女學生和一個很清瘦的身體高長的男學生在說話。各人肩脅下都挾着一個小包袱，朱看見那個女學生的背影，就駭了一跳，他想她怎麼又走到這裏來了。她剛才勸我們一家搬過H市去住，怎麼她還回到W城裏去呢。他想走過去和她招呼，但心裏又有點不情願，因為看見她和一個年輕的學生談話談得很親密的樣子，引起了他的無名的嫉妬。並且碼頭上的人也擠得很緊，不容易擠過去。但他禁不得要看，愈看愈恨那個瘦得像白鶴般的青年。朱想，那個青年的風彩並不十分好，何以了她這樣地中意他呢。他莫非就是她日記中的龍君果麼。

小輪船由W城那邊駛過來了，滿滿地裝着搭客。朱想，還是那邊過來的人多，回去W城的人少些呢。下船的和上岸的互相接擁了一會，朱也被前後左右的人們接進船的後艙裏來了。他還記顧着雪翹，向周圍望了一望，但沒有看見她的影子。

朱在艙裏站着，被擠得喘氣不過來了。好容易挨了半個多鐘頭，小輪船泊在城門下的碼頭邊了。這時候，更擠得厲害。朱雖然爬到碼頭上來了，但前面還擠着許多人走不動，他只好停了足，讓他們急性鬼先走。他又看見雪翹了。她和剛才那個青年拚命地向人叢裏衝。朱真不知道她有什麼要事這樣急于要進城。他還發見了幾個青年男女都挾着一個小包袱向人羣裏擠進去。

朱走到城門邊來了。剛才上來帶有行李的人都站在一邊讓守門的兵士和巡警檢查。朱看見雪翹和那個青年各坐一輛車子，並不進城，也不見他們對車夫說什麼話，車夫忙把車子拉轉頭，沿着城牆駛向上遊那一邊去了。朱想那些人力車像是預先講好了，專迎他們的。

四

朱回到城裏來時，看見大街上搬箱搬籠的人更多了。他回去把今天過市所得的結果報告了

他的妻，決意明天一早就搬過去。

小孩子睡了後，朱和他的夫人收拾行李至三點多鐘，還沒有睡。

“你聽！是不是槍聲？”妻忽然這樣地問他。他把眼睛睜大，望了一望妻的臉不說話，傾耳靜聽。

“聽不見。恐怕是你的心理作用吧。”朱這樣說。但剛說完話，就很明晰地聽見劈，劈，劈的槍聲。

“對了！的確是槍聲了！今夜裏亂了起來，到明天就不能搬了，也無搬的必要了。”朱這樣說。

以後還聽了兩三次的槍聲，但不多，聲音也很微弱。過了後，就沒有聲息了。

朱看見老婆睡着了。但自己總睡不着，把精神完全運用到視官上去。到黎明時分，他才睡了一忽。

一翻身，看見天大亮了，忙走到廚房裏洗漱。洗漱了後就走出街路上來看動靜。他先走到距自己住家頂近的大學教授李澤尼先生家裏來。

“你曉得了麼？”李澤尼看見朱劈頭就問了這

一句，朱反愕愕然地一會不會開口。

“到底什麼一回事？”朱的精神稍爲鎮定了後才這樣問。

“W大學被圍了！三院都滿佈着軍警！你看那些軍閥竟這樣捕風捉影地來蹂躪教育，殘殺青年！”

“捉了有人去麼？”朱驚駭地問。

“怎麼沒有！住東園的，沒有回去的先生們都捉了去了，用麻繩子捆了去的。你看對這班文弱書生，也值得用這樣的網法麼？叫他們走他們還敢不走麼？聽說這是姓吳的衛戍司令故意用這方法來侮辱大學教授們的！”

“捉去了那幾個？”

“劉，章，張，費，巫，楊，柳，鄭，漆共九位教授。至於學生就不知多少，大概捉去了四五十名吧。”

“不知道捉去的學生姓名調查得出來麼？”

“不錯，據今早逃出來的學生報告，你的同鄉譚雪翹也捉去了。據她說是來看朋友的。但又有人說，在她身上搜出了什證據，所以也捆去了。”

朱聽見雪翹也給衛戍司令部帶去了，就十分擔心。他想她如何能夠受得住牢裏面的痛苦呢。於是他聯想到她的深陷進眶裏的兩顆黑水晶般的腫子和兩列雪白的柘榴核般的牙齒。他想如果真的在她身上搜出有什麼證據時，那一定處死刑的了。像吳衛戍司令那樣野蠻的屠夫，還有什麼客氣的呢。

朱又想到昨天同鄉廖對他說的話來了。廖說，前幾天在H市捉了十幾個革命青年，在他們身上發見了有由廣東帶來的證據，於是吳衛戍司令就對這班青年施行他的奇怪的酷刑，他用刺刀在這班青年的肩胛骨下刺穿一個肉窟窿，串上一條繩子，然後再把各人身上的繩子聯結起來；其中若有一個人動一動，他們就全體呼痛起來。吳衛戍司令叫他們受這樣的酷刑受夠了三四天後，才交給大刀隊結果他們的性命。吳衛戍司令說，W城是他的故鄉，他是爲桑梓服務，對於亂黨不加酷刑無以對故鄉父老，要這樣地殘殺，——每天殺一二十個青年——才算是敬恭桑梓。朱想，雪翹也怕難免這個

運命了，肩胛骨下鑿開了一個窟窿後，還要砍頭呢。

朱還聽見李澤尼說，吳衛戍司令部下的痞子兵聽見粵湘的口音就恨得入骨髓，他們都說粵湘省人都是亂黨，打破他們的飯碗的亂黨，所以住W城中的粵湘省人都沒有不逃避的。朱想自己就是他們所厭忌的湘省人了，非快逃不可。

他一面走一面想雪翹的事，心裏暗暗地佩服她的勇敢，但一方又覺得她年輕不懂事，太胡鬧了。自己現在有什麼能力和方法去營救她呢？於是他又再想到她勸自己搬家的好意來。萬一她真的被軍閥殘殺了，自己有許多對不住她的地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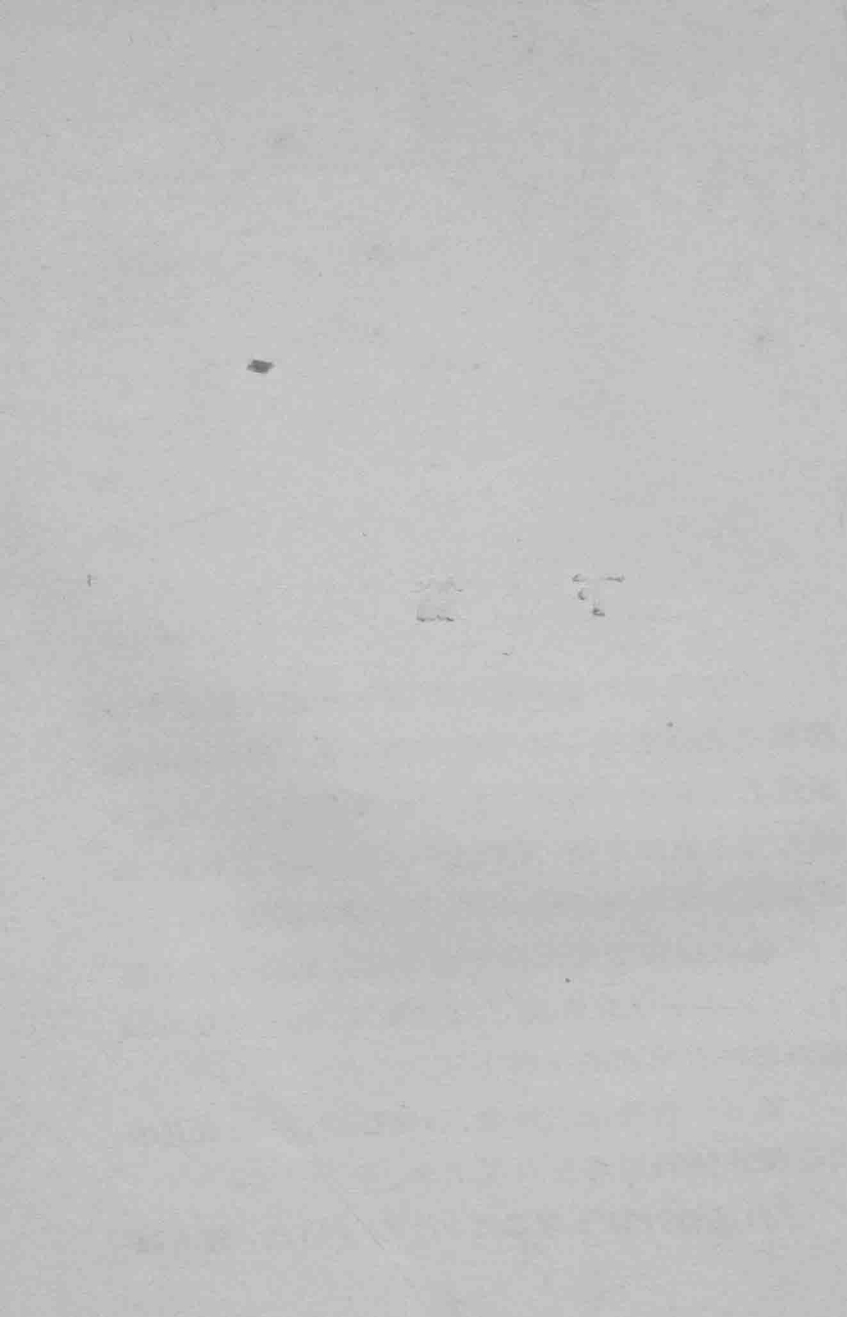
“快搬過江去吧！一切讓搬家後再說吧！”他匆匆地走回家裏來，他的妻在埋怨他不該走這樣久不回來。

朱一家搬過江後三天W城就陷於鎗林彈雨中了。每夜都聽得見砰，砰，砰，劈，劈，劈的機關槍聲和手榴彈的音響。隔江望望W城，全陷沒於煙火中

了。朱想，在那城裏面還有許多朋友，還有許多學生，還有許多貧苦走不動的細民，還有因此次變動而失業終於餓死的勞働工人；還有，還有許多，許多不能不伴W城同運命的難民！最後還有在牢中受苦的雪翹！——否，或許她的首級早掛在省長衙門前的照牆上了呢！

朱想，幸得自己搬出來了，不然一家人就要在W城裏困餓四十幾天呢。

下 篇



一册薄薄的揭開着的日記本子擺在書桌上。君果坐在桌前的一張黑漆圓檯子上，但他的視線並沒有注到那本日記上去。他祇癡望着掛在桌前的光力微弱的電燈。電燈光一刻刻地迷離起來，他感着他的雙眼皮發癢，但沒有心緒去揩它了。

他的這種姿勢支持了數分間，他再支持不住了。日記本上已經滴濕了好幾塊了。他的沉重的頭顱倒在按着桌沿的手臂上了。

過了一會他抬起頭來，睜開眼睛，一種重大的決心像在他的眉端上表現出來。

“自己原打算不理她了的。騙了自己，再去騙

新軍閥，今再回來騙自己！可憐的就是自己，不能斬釘截鐵，敵不住她的一哭！”

蒼白的雙頰開始顫動了，一種情熱再由他的那對瞳子流露出來。他的視線重新投到日記本子上來了。

“×月×日

“昨晚由P地回來。今天是××紀念日，本該參加遊行大會，我因一連兩星期沒有好睡，今早起來腦裏刺刺作痛，我便向××會請了病假。其實我是想乘今天的假日看雪翹去。差不多二十天不見面了，不快去看她，什麼事都做不成功。

“昨夜裏因為工作做完了，精神鬆懈了些，竟夢見她，夢見和她有猥褻的行爲；也怕是我身體虛弱和日間胡思亂想的結果。

“該死，該死！革命尙未成功，我們還得努力，不該爲兒女之情放棄了緊要的工作啊？”

“誰知道她變心得這樣快呢！我撞進她的辦公房裏去時，所看見的是什麼情景！又有誰知道別後

僅二十天，她竟和那個新軍閥接近得這樣親密了呢。

“我看見古團長摟着她的那種醜狀，氣得我幾乎倒下來。我立刻跑出來，她當然沒有臉子招呼我了。”

君果勉強把這一段日記看完了後，再不高興往下看了。他翻轉身背電燈坐着，他看見橫臥在鐵床上的她了。她像很疲乏了，熟睡得像死人般的。她那張開口，臉色蒼黑的樣子，真可怕。

大概是午夜時分了，外面的車聲人聲都完全停息了，只還聽見還有一二個賣油條賣花生的在外面叫賣。

君果又想，她雖然可恨，但今晚上走來向自己謝罪的樣子倒很可憐。自己痛罵了她，侮辱了她一頓也夠了的，不該再去搥她的。自己也不明白當時何以會這樣的恨她。大概這就是證明自己對他還有幾分的留戀吧。

辱罵了她，搥了她，但是到後來還是她戰勝了，自己對她終屈伏了！

他剛才攬着她的微黑的豐腴的頸項時，就聯想到這是給古團長抱過了來的，又她的給一叢短髮蓬住了的黑額也是給那個新軍閥接觸過來的；於是很想把她一脚踢開去，然而看見在自己的懷抱中痛哭，痛哭的她，又捨不得她了。她從來沒有這樣柔順，這樣聽從過自己的要求的。

她像很疲倦了，熟睡在他的床上不能回去了。他和她親暱了一回後，又覺得睡在自己身傍的她十分討厭，忙起來坐在書桌前，他不管夜氣如何的冷，打算坐到天亮，就離開她。

他覺得自己的房子今晚上十二分的暗澹，聽見外面北風嗚嗚地悲鳴，他更感着一種悲哀和寂寞。

“你還不睡嗎？天快要亮了吧！”她不知在什麼時候醒了過來的。

“……”君果不理她。

“我們一同到上海去吧。那末，你總可以相信我的心了。到上海去，那邊的新軍閥要殺我們、我們就一同死吧。”

“……”君果還是不理她。

“新軍閥比舊軍閥更反動，事情怕難得弄好。我們能夠到外國去讀幾年書更好。你忘記了我們在牢中所約的麼？”

“……”君果還是不開口。

“錢是不成問題的。”

“誰要你的錢！誰要你由新軍閥那邊弄來的臭錢！”他再罵她。

雪翹忙把頭縮進被窩裏去，君果看見那種態度，也很覺得可笑。

二

雪翹混混沌沌地一直睡到九點多鐘才醒過來，她看見君果不在房裏了，駭了一跳。她自己也不明白什麼道理，自己的胸口會悸動得這樣厲害。她差不多聽得見由心房奔流到頭部的血的音响了。貼在枕上的耳鼓差不多快要給這種音响震破了。

她頭痛得厲害，忙把眼睛閉上。這瞬間，她覺

得有個人頭俯近她的臉上來，像是想看自己的臉的男性的頭，有點像君果的，又有點像古團長的。

她又想到古團長臨出發時對她說的話來了。

“你若有對不住我的地方，我是要以這個對付你的！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我都找得着你的！”當時古團長手持着手槍對她說。

她睜開眼睛，定神向房裏四周望了一望，君果果然走了。她想，到××會辦公去了吧。看他的態度這樣冷冷的，那末自己的主意完全打錯了。前方來信，他不久——半個月內——就要回來的。現在怎麼樣好呢。他不答應同自己一同逃，自己當然不好常來他這裏了。那末決絕地向他斷交情吧，但在自己實在做不到。論地位，體格，面貌，君果都趕不上古團長，並且年紀也一樣的輕，可惜自己在他不過是一個不能向社會公開的妾！推究禍源，還是應當由君果負責。怎麼他定要我進那軍部裏去當秘書呢。

雪翹愈想愈不得結果，她已經在進退維谷的狀態中了。自己是從要殺自己的男人那邊逃出來

的，給他知道了自己還在和君果繼續關係，他定不能容赦自己的。自己的確是犯了罪，所以不能不受目前的痛苦。君果罵自己革命精神過於薄弱，小資產階級根性過於濃厚，這的確是對的。自己的前途像只有破滅了。

她再回想昨夜裏和君果的激烈的爭鬪了。最初兩個人爭論，其次是他對自己的辱罵和毆打，最後他還是暴露出他的弱點來，——對自己為獸的凌辱。

但是，事過後還是辱罵。

她又想自己做了什麼事，犯了什麼罪？何以要受男性的這樣的蹂躪！

——這完全是愛和物質慾的突衝。自己愛那個青年，真摯地愛那個青年，我形骸上雖和那個團長有了交際，但我的內心決沒忘記君果，這是我自所堅信的。我深愛君果，縱令君果當我日前所做的事為罪惡，但在這罪惡中他該發見出我的真實來的！我無論在形骸上做了什麼事，但精神始終沒有忘記掉君果的。在這世上，除君果外真沒有可愛的

人，這是事實，這是我的唯一的真摯。

“我真的愛你！”自己這樣地向君果說過，但也對古團長說過同樣的話。至對那一個說的是真實，對那一個說的是假的，只有自己能夠辨白。自己確有這樣的真摯對君果，但君果何常知道！所以君果昨夜裏罵自己，

“你知道你的罪惡麼？你不當你所做的事是罪惡麼？你怎麼把我親過了的唇給那個新軍閥呢？”自己當時聽見這些辱罵，雖然感着羞愧，但覺得君果也太不諒人了。這算得什麼，這不過是自己工作疲倦後的一種休息吧了。君果對於這點未免過於抱封建思想了。昨夜裏經自己這樣多方的解說，還不明白。

“我決不當它是什麼罪惡。我自問我的心不會對不住你就好了。我決不承認那是罪惡。要殺我讓你殺，但我相信我並沒有對不住你的。”昨夜裏自己還這樣倔強地向他辯論過來。

但是古國魂對我還是不壞，他比君果愛我，體貼我得多。認真講來，古國魂實在沒有對不住自己

的地方。他雖然有幾堂家眷，但都爲我離開了她們。

三

十月杪由牢裏放了出來，知道革命完全成功了，他倆的喜歡真是無以復加，她想不被大刀隊砍頭，沒有餓死在牢裏，真是萬幸了。至於所受的飢渴和獄卒的虐待，又算得什麼呢。

君果因爲從前爲革命做過了不少的祕密宣傳工作，勞績不少，且在牢中受了二個多月的罪，出來後就被當局任命到××會服務了；工作比較清閒，也有相當的薪水，月薪一百二十元；於是他們也得公開地開始共同生活。他倆就租了這家房子一同住下來了。

一個月間的家庭生活，他倆雖然有了不少的物質的享樂，但有時也感着經濟的壓迫，這是因爲她交際太多而君果的應酬也不少。最感痛苦的還是她，因爲她在婦女協會，認識了不少的名人，偉

人們的太太，姨太太，單在衣服及交際費上，就花了不少的錢。到後來，還私下去信叫家裏的父親寄學費來呢。

“雪翹，不要住學校了。新辦的大學是敷衍一班書獃子，掛掛整頓教育的招牌的。革命正在緊張的當兒，當局決不想辦什麼大學的。你又不是不明白，還儘想進大學做什麼？”

“可是……”雪翹在中學的時候就十分羨慕W大學的。因為上學期來遲了，沒有考上，十分無聊，才由君果的介紹參加革命工作。現在在革命上的勞績雖然小，但總算是有功革命的一個，進大學可以免試的。她因為給這種虛榮支配着，很想馬上進大學裏去誇示誇示給那班老學生看。

“我們提倡革命的人應如何地克服自己，嚴守紀律！可是他們青年因為和革命團體有了關係，或認識了一二個革命團體中的人，便氣焰迫人要求免試，要求無條件的拿畢業文憑。這豈不是無能力的表現麼？這豈不是抱有封建思想的表現麼？最無聊的就是那省黨部的青年部長，負擔了這樣重

要的革命工作，應當如何地奮鬥才對；他却不然，他跑到大學裏來要求免試進學，要求不聽講可以畢業，這是什麼話呢？要讀書就正經地讀書。要參加革命，快把書本丟開，做實際的工作去。在學校掛一名學籍而到外邊去兼職拿薪水，這種壞榜樣就是那些假革命的青年釀成的！革命又安得不失敗！”

“好了，好了。你的演說詞我聽飽了！那末，你要我怎樣做呢！”雪翹反問他。

“你還是找一個職業好些。找個平穩一點的職業，每月也可以拿些薪水，津貼家用。”

“你讓我進去看一看吧。我當了新大學的學生後，再退學出來找職業不遲。”

雪翹終進了新大學的文學系，並且占了半年的便宜，當局答應她明春就進二年級。她想這是再便宜沒有的事了。

她每天早晨九點半才起來，洗漱之後，再喫早點，喫完早點，就近十點半了，然後慢慢地叫車子出碼頭上去，坐小輪船過江到新大學的文科學院。

所以她只聽下半天的課，不聽上半天的課。

一天晚上，由學校下了課回到家來，看見君果早回來在等她喫飯。

“你還沒有喫麼？可以不等我的。我因為在婦女協會頑，擔擱了二個多鐘頭。對不起你了。頑得真有趣。”她笑着向他說。

“你喫過了飯麼？”

“喫過了，他請的。”她又在笑。

“誰請你喫飯的？”

“不單請我一個人喲，請在婦女協會的全體女同志。他也要我一路去，我想不去，他就不客氣地捉住人的手不放。”她又在笑。

“誰？”君果有點不樂意。

“古團長，是同鄉，你認識他吧。”

“……”君果聽見是古國魂，便想何以他會跑到婦女協會去呢？他算是個新進有為的軍人，打起仗來也很勇敢，怎麼他會和婦女協會的女同志們攪在一塊兒呢？

“你不是稱贊他頭腦頂新，革命性最強的軍人

麼？”

“恐怕是他看中意了婦女協會裏面的那一位女同志吧。”

“不錯，史同志和他頂多說話，也時時擊手擊脚。那樣子真不好看。有時候還……有時候還坐到他膝頭上去，他也在她的身上渾身亂摸。”雪翹更笑得厲害了。

“英雄難過美人關，這是難免的。你不要給他吊上了啊！”

“胡說！不過，你放心吧，像我這樣黑這樣醜的人，有誰要呢。古團長還怕弄不到美人麼？怎麼他又不愛惲同志呢？惲同志比史同志就美得多了。”

“你又忘了。惲同志是個性最強，革命性也很激烈的，凜若冰霜，她看不起那些武傢伙的。今天她也一同去喫飯麼？”

“去是去了，只沒有什麼話說。對古團長只是客客氣氣的。”她說了後，停了一忽再說。

“告訴你，還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她還沒有說完，就笑出聲來了，

“什麼事？”

“你聽嘍！今天不是××紀念要整隊遊行麼？學校的區分部同志當然也要去，教授們都戰戰兢兢地怕打破了飯碗，很虔誠地齊集到大廳裏來，聽候我們的指揮。可憐的是國文教授周際夫，他並不知道什麼是××紀念，大概是沒有注意到學校的佈告吧。他昨夜裏還拚命準備功課，今天說有點頭痛，不能起來。頭痛或許是真的，但他老先生不願意執着小旂子在街上走也是第一個大理由。你看他的鬍子這末長了。”雪翹說話時，伸手到自己的顎下比給君果看。“於是執行委員黃良同志大怒。大概黃良同志從前和這位老朽有隙吧。他叫了當差的去硬把這位老先生拉了來，當衆數罵，罵他不革命，罵他老朽昏庸，罵他不參加遊行即開除黨籍。黃良同志也太狠了，把黨部製的尊嚴的標語濫用了。這位老先生給黃良同志罵得眼淚雙流，忙向各學生作揖。當時我也有點不過意了。他老先生怎麼說呢？他一面作揖一面說，“諸君要我去跟諸君搖旗吶喊，我老夫那裏敢不跟隨着去。革命是關國家

前途的大事，國家之興亡，匹夫有責，老夫何敢放棄責任。其實老夫是個無產者，更有參加革命的必要。一家九口專賴教書過活。不是自己的腿子不替人伸氣，我也早參加革命了。就今天說，我本該撐着小旗子到大廳裏來領諸位執行先生之教的，無奈一因頭痛，二因腿酸，三因，三因，……三因，……啊啊！呵！呵！”那位老先生忽然啊啊地大哭起來。他這末一哭，真把我們嚇呆了。他不單眼淚滂沱，還流了許多鼻涕，有兩個女同志忙過去勸慰他說，“周先生不去遊行不要緊，請個假吧。腿子走不動，請個假吧。”但是，他老人家還執意不肯，他說他定要去，不過他的話須得先說完。據他說，他家裏的小孩子來信，說母親病了，沒有錢了，米又貴，柴又貴，快要斷炊了，催他快點寄錢。但他向學校會計課去借二三十元時，又給會計課一頓臭罵。他還說，“月底到了，教育廳總有點款撥來的，到那時總可以分幾個，所以今天一定要去遊行，不遊行怕執行委員的學生諸君，——學校的太上皇，——開除了他的黨籍；失掉了黨籍，按大學規程第××條，

大學教授就當不成了，一家也就要變爲餓殍了，我還是拒枝旂子從諸君之後，做個革命的隨伴者吧！”你想他說得可憐不可憐！最好笑的還有一位數學教授，也站在傍邊流眼淚。大概聽見周老先生的話，觸動了心事，也傷心起來了吧。我才想起你的話來了，大學真是爲這些老朽昏庸的飯桶辦的，他們那裏懂得“教育革命化，”他們只混飯吃吧了。把學校關了，叫他們一起滾吧！”

“所以我說最初不要招了這些人進來。現在已經開學了，不好解散了。拿什麼理由去叫他們滾呢？”

四

等君果吃完了飯，已經九點半鐘了。雪翹同他回到房裏來，一同在一張梳化椅子上坐下來。她想把古團長對她說的話，——要她到軍部裏去當秘書的話——說出來，但又怕君果多心。于是她爬到他的懷裏來，把頭枕在他的肩上，他倆無意識地親吻

了。親了一會嘴後，她伸出隻掌來略推開他的手。

“不忙，我還沒有脫外衣和裙呢，臉也還沒有洗，館子裏的手帕不乾淨，我還得到廚房去洗一回臉。不過還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的。不知你贊成不贊成。也不是單我一個，……”

“什麼事？”君果還不肯放手，再伸手到她的胸前來。

“你還像小孩子一樣！我們又不是新相會的。”雪翹睨着他媚笑。

“你說什麼事？”

“古團長……”

“看你滿喜歡他的樣子，時時都提及他。”君果笑着說。

“討厭！那末我不說了，”

“你說，你說。說點笑話都不行麼？”

“你從前不是要我出去找工作麼？”

“是的，參加革命工作總比無聊的大學裏念書好些。”

“我打算穿軍裝參加革命了！”雪翹說了後嘻

嘻地笑個不止。君果看見她的上列左傍鑲金的犬齒了，他覺得她有這顆金齒，更覺嬌媚。

“你喜歡穿軍裝麼？”

“頂喜歡！現在木蘭詞在女同志中唱得頂流行。”

“你穿起軍裝來就不像什麼木蘭，木桂英，簡直像個暹羅兵，又黑，又……”

“可惡！看我撕你的嘴！不說了，我不對你說正經話了。”她忙從他的膝上跳下來，撒嬌般地說。說了後忙走近床邊倒下去，不理他。他忙過來陪禮。

“我喜歡的柘榴花！”他摟着她說，“黑柘榴花！”

君果終贊成她進××軍軍部去當秘書了。他何以這樣放心叫她去呢，因為他聽見史同志，惲同志也一同進去。他想，由一般人的批評，當然是惲同志頂美，其次是史同志。自己的黑柘榴花譚同志，當然不能說美了，軍閥們不要她吧。她進去後，第一能參加革命工作，第二于自己生活有補助，當然沒有不贊成的了。

“雪翹進了軍部後兩三星期間，都是早去暮回，君果白天裏也去在××會裏辦事不得回來，所以沒有覺到什麼不慣。但是過了三四星期後，遇着大雪或暴風雨時，雪翹便有電話打來，說不能回來，她到大學的同学那邊或朋友處寄宿。君果也漸漸地感着寂寞了。最可惡的就是有一次，一連幾天天氣都很晴朗，但她一過W城去住兩天還不見回來。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他打算向××會請假，花一個半天的工夫到××軍部裏去看她。

他拿××會職員的名片交給××軍部的傳達處後，傳達處倒沒有什麼傲慢，很客氣地招呼他在號房裏坐一坐，讓他先進去通報。君果在號房裏約摸坐了有十多分鐘，見剛才進去的傳達兵出來了。他對君果說，這幾天不單譚秘書沒有來辦公，還有幾個女秘書也沒有來辦公，大概是女同志方面又發生了什麼問題，開會遊行去了吧。

“昨天，前天有來辦公沒有？”君果真猜不出這是什麼一個謎來。他只恨雪翹精神太不堅強了，怎

麼能從事革命工作呢。他想她一定是又跟了她們——都爲虛榮的女子，曉得什麼是革命，只知道愛好吃，好穿吧了，——到什麼地方去頑去了。

“那不知道，要到上頭去問問才曉得。”這是傳達兵的回答。

君果不得要領，意氣銷沉地回倒日市來。但才到自家的門首，就聽見裏面雪翹和媽子說話的聲音，他忙住了足，想聽一聽她有什麼話對媽子說。

“他怎麼今天這樣早就出去了？吃了稀飯沒有？”

“沒有。”

“那末是不是到××會去了？”

“沒有說，不知道。”

“××會離這裏近，怎麼七點鐘就出去了？”

“怕有別的什麼事，順便就到××會去了吧。恐怕今晚上才得回來。”

以後就聽不見什麼聲息了。

君果敲門進來了。他走上樓上的房裏來時，看見雪翹睡在被窩裏了。她聽見他的足音，駭了一

跳，忙翻身坐起來，向着他笑。

“對不住你了。這兩夜裏寂寞了吧。”

“……”他不回答，走到靠窗的梳化椅上坐下去。

“史同志真討厭。這回害了不少的人。不過我還好，不過熬了兩夜吧了。……我贏了錢喲。”她忙掀起褥子的一角，拿出一大束緋紅的中央鈔票來給他看。“這裏一共三百二十塊！”

“恐怕是那一個軍官送給你的吧。”

“瞎說！史同志無聊，前天到軍部裏來說，昨天是他的生日，要請古團長，王團長，還有幾個同事到她家裏去喝喜酒。她口裏雖然說不要他們的賀禮，但結局還不是敲他們的竹槓。她收的賀禮一共有千多塊了。加上打麻雀做東頭的抽水，怕有一千二三百元了。不過她輸了百多元。她真臉皮厚，敢開口請他們。前天她死拉住我到她家裏歇，幫她的忙。那裏幫什麼忙，打了一夜的麻雀，昨天十二點才起來，軍部裏的客又來了。我所以沒有回來看你，對不住你了。過來！你坐到這邊來！”雪翹拍着

床沿叫君果，“坐近這邊來好說話。”

“……”君果只在聽，不說話。

“好在史同志還沒有組織家庭，只和一個老母親同住，所以做得出來。叫我真做不到。不過收千多塊錢的賀禮，……”

“你羨慕那千多元麼？”君果微微冷笑着說。

“不是這樣說法！我說軍人的錢來得容易。當了軍官，無論如何革命的軍官，都是要錢的。”

“你才知道！他們並且存錢進帝國主義的銀行裏呢！所以還得再澈底地革命一番！”君果說了後，接着就大罵新軍閥，罵了半個多時辰。他罵新軍閥和舊軍閥一樣地多用聚斂之臣，他罵新軍閥和舊軍閥一樣地爭權奪利，他罵新軍閥和舊軍閥一樣地包煙包賭，新軍閥用的軍需處長和舊軍閥用的一樣地抽大煙，剋扣軍餉。最後他罵新軍閥是和舊軍閥一樣地該殺。

雪翹聽見君果在罵新軍閥，心裏愈覺難過，也想十分對不住君果了。誰也料不到自己會墮落得這樣快。她想到昨夜裏古國魂對她說的軍部中人

歎錢方法之多，就足以證明古國魂本人完全是個軍閥了。有軍即閥，是不錯的，沒有什麼新舊之分的。想起來，真傷心，十分的傷心，自己莫明其妙，像完全失了自由般的，一點不會抵抗，竟墮落至為軍閥的玩物了！這事若給他曉得了時，他不自殺就要殺自己的了！

君果終坐到床沿上來了。她忙湊近他摟着他的頸項親吻。君果看他這樣無邪的樣子，也就信了她所說的一切了。

“她呢，虛榮是有的，決不至做出對不住自己的事來吧。”

那天上午又是一個愉快的上半天了。

五

昨天為史同志的生日是事實；前天夜裏在史同志家裏打麻雀也是事實，昨夜裏還在史同志家打麻雀却不是事實了。昨天傍晚時分，她是和古國魂一同坐了××軍部的軍用船過江來了，同在中

央旅社住了一夜。担心君果在等她，今早八點就醒來，還和古國魂周旋了一會，就趕回家裏來。她想在九點鐘前還看得見君果的。

她昨天才知道古團長並不喜歡史同志。他說，史同志太淘氣，太愛出風頭了，缺少女性美，並且還有一個大缺點，是太要錢了。她問他，你為什麼不向惲同志進行呢。他說，惲同志雖然美，但不媚，她常擺起女政客的臉孔，討人厭，而且她也有了情人了。他說，他還是頂喜歡她。

“你撒謊！你不要騙我！”想到在軍部中他對自己雖沒有什麼特別的舉動，但在時時不轉睛地注視自己的他的眼神中就含有一種神秘——會使她心動的神秘。他覺得古國魂的男性真強，魁偉得可愛。她想起來，就會臉紅。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她熱望起古國魂的一隻粗腕的擁抱來了，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自己看見史同志和古國魂扭做一團，會發生出一種嫉妬來了。

昨天下午兩點鐘在史同志家裏吃完了飯後，軍部的同志們都散了，只剩古國魂和雪翹沒有走。

他們三個就在史同志的房裏談笑。

“你們要不要巧克力糖喫？”史同志十二分地得意，笑向我們說。她像很有把握，古國魂完全是屬於她的人了。

“也好，拿出來喫吧。”古團長回答她。

“昨天有個朋友送了兩盒頂好的巧克力糖來，我是頂喜歡喫巧克力的。”她說着往後房去取糖食去了。這瞬間，古國魂望望雪翹微笑。她望見他的眼神裏還是含着一樣的神秘，她忙低下頭去。

“你真好看，真嬌媚！”他向她取笑。

“那裏趕得上史同志！”雪翹說了這一句，但馬上又後悔了。

史同志把巧克力取出來了，打開盒子，裏面都是給種種的色的錫箔包裹住的巧克力糖。古國魂忙伸手過來拿。

“不忙，讓我來散給你們，一個人分幾個呢？譚同志，你要幾個？”

“我要一個。”雪翹微笑着說。

“不要客氣，一個少了，你先拿五個去吧。”史

同志拿了五個巧克力糖放在雪翹面前，再拿了一個在手裏，在剝錫箔。

“等我嘗嘗看好喫不。”她把剝開了的糖咬了一口後，就送到古團長面前來，“你只分半個吧，這半個是給你喫的，快喫下去。”她把咬了一角的巧克力送到他口唇上來了。

古團長忙立起來躲。

“不要，我不要，誰要喫你的口涎渣！”他笑着躲在一邊。但史同志還是趕前去迫他喫。

“我偏要你喫我的口涎渣！”她笑着說。

“我偏不喫。”他也笑着說。

史同志的臉通紅了，但還勉強地裝出笑容。

“不喫你試看看！”

“試看什麼？”古團長像有了什麼一種決心，故意頑皮地反詰她。

史同志覺得自己臉上太沒有光彩了，她恨古國魂當雪翹的面前丟了她的臉，差不多氣得要流眼淚了。

恰好這時候史同志的母親在裏面叫她，她就

急忙跑進裏面去。

雪翹看見古國魂拒絕了史同志的要求，心裏發生了一種快感，她望了望古國魂。國魂笑了，她也微笑起來。

“她太不客氣了，真討人厭。”

“不見得吧。這樣才得意呢。現在她發脾氣了，你怎麼得了！”雪翹笑着說。

“理她呢！”

“費了這許大工夫，又說不理她麼？”

“你發了脾氣時，我就不得了了。不過，你決不會向我發脾氣的吧，我相信。”古國魂向她說笑了。

“不要拉扯上我了。你倆的事和我有什麼關係？”雪翹停住笑正經地說。

她真沒有預料到古團長有這樣唐突的舉動，她不單怕裏面的史同志母女聽見。不敢叫出聲來，其實自己也感着有幾分快感。

“雪翹，我的心要爲你碎了！爲什麼你對我總是這樣冷冷的！現在我求你，求你允許我吧。”

她躲也躲不及了，匆匆忙忙地給了他一個親

吻。

“我們過江去頑頑好麼？看電影去吧。”

“……”雪翹點了點頭，她幾次幻見着君果的蒼瘦的臉浮到眼前來，心裏有幾分驚恐。但近來又覺得自己和君果間的情感不像從前那樣熱烈了。君果每日總是向自己說“革命，”“黨務，”“民衆，”“工作”等幾個名詞，說來說去都是一樣的，她實在聽厭了，聽得常常打起呵欠來。她聽得古團長另有一種可以使她沉醉的情趣。

史同志來了。

“你們鬼鬼祟祟地在說我的歹話吧，是不是？”史同志雖然笑着說，但她以猜疑的眼色望了望雪翹，又望古國魂。

“你真多心！誰會說你的歹話？”雪翹笑着回答她。

“只有我說了你的壞話，她沒有說什麼，真的她從你進去的時候到現在一句話都沒有說。”古團長笑着說。

“你當然說我的歹話的，我早知道你是個歹

人！”她抽縮她的鼻皮，恨恨地釘了他一眼。

他們都有心事，還坐了一忽，雪翹便站了起來。

“我要回去了，走了幾天了，要回去看看。”

“你該回去了，省得你的好丈夫擔心等着你。”

史同志的話聽來像說笑，但雪翹知道她說這話是惡意的，故意叫古國魂聽見。

“她的丈夫我認得，我的同鄉。”古團長笑着向史同志點了點首。這時候史同志反感着一種似失望的感情，有點不好意思。

“我也要走了。”他續繼着說。

“你回部裏去麼？”史同志總有點擔心。

“不，我也過江去，要開會，今夜裏開重要的軍事會議。”

“那麼你們可以一路過江去，是不是？”

“譚同志怎麼樣？一路過江去吧。”古國魂望着雪翹說。

“像我這樣的小職員好陪你們大人物一路走麼？”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軍部的汽車，汽船都搭

得。你們不都穿着軍服麼？”

史同志送他們出來心裏雖有點恨，有點嫉妬，但到底是團長，是自己的上官，只好客客氣氣地送出來，說明天在部裏再見。

雪翹和古團長坐在汽車裏，看見街路上有不少的人看見他們。她想他們定以為自己是古團長的參謀或隨從副官了。誰能辨我是雌雄呢。

六

雪翹摟着君果，想自己就這樣地和古團長一路過江來，進了中央旅社終於陷落了，終於對不住君果了。她想這完全是一種矛盾，也是一種罪惡。昨夜裏自己這樣地摟抱過古團長，此刻又以同樣的態度對君果，這真是罪孽；然而這在自己是一種不可抗拒的事變。進軍部後一星期，就覺得遲早和古團長間會有這樣的一天的。當時以為不過是一種由好奇心發出來的幻想。現在想來，決不是幻想，這完全是自己的實踐力的表現，自己初和古團

長認識時，起了一種奇想，到今天就把它實踐了吧了。她深信自己無論如何克制，昨夜裏中央旅社中的一幕是不可避免的。這決不是罪惡。我愛君果，我也愛他，這在男性本一點不希奇，其實是人類的天賦的權利，不過女性受了從來的習慣的約束，沒有行使這種權利吧了。現在革命成功了，該行使了。

雪翹又想，既認為女性應有的權利，何以看見君果又感着慚愧，覺得對不住他呢，自己現在何以又要裝出虛偽的親暱的態度對君果呢？自己不是有種安慰君果，求君果容恕的心思在裏頭麼？

但是，經一次和古團長有了親暱的關係後，雪翹再離不開他了，當然是物質生活上。

恰好一星期後，君果被派到K縣去調查黨務了。君果去後三星期間，雪翹沒有一夜歇在家裏的。

君果回來那晚上，看見雪翹不在家，心裏就有點憤慨，但也無可如何。第二天跑到××軍軍部去，才發見了她的祕密。他回來後，心裏雖有一種

說不出的痛苦，但也不當這是件奇事；不過這件事發生於古團長和雪翹之間却有點奇怪了。

他雖然努力抑制着自己，不想因此事而妨害了自己的重要的工作，但也不免淌了幾滴眼淚，——因追溯前情而流的眼淚。他還寫了一封信寄給她。

“……想不到你會做出這種事來。你從前的論調如何的高，誰也夢想不到你會做出這樣下流的事來。但是，我不怪你，只怪我的眼睛瞎了吧。

“我再無發怒的餘力了。我真想一脚踢死你，——我不說謊，我真的這樣痛恨你了。——不過對於你這樣的弱者，不想加以狂暴的制裁，因為對你而加此種制裁，是我的恥辱。我還是寬恕你吧。

“我知道，你是不以自己所做的過分的事為罪惡的。我也不以此為重大的罪惡。不過你以新軍閥為對手却是你的罪惡了！

“我只憎惡你，因為你背叛了我的愛，雖然不算是重大的罪過，但也算值得我憎惡你的過失了。

“夜裏夢見你，還當你是睡在我的身傍，也好

像聽見你在我身傍呼吸的氣息。我昏昏迷迷地伸手向身邊摸了一摸，才覺醒過來。你想我如何的傷心喲！我一個人睡不着，也還為你淌了些清淚，這是很可恥可笑的，但也無妨告訴你。

“我若不是意思堅強的人，我怕會因此而自殺了呢。然而我不，決不自殺，因為我還有重大的任務，我決不做這樣弱志薄行的事。

“你把我接觸過來的一切和別的女性接觸，一點不自愧；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要投降這個無聊的新軍閥！美少年不很多麼？有為的革命青年不很多麼？

“我既不願意殺你，又不願自殺，此外當然沒有方法可以對付你的。不過我覺得戀愛是很尊嚴的，該獨立的，假定你對我無愛了，你就該先向我聲明，然後到他那邊去。然而你不出此，由此可知你是完全為金錢賣了尊嚴的戀愛了！

“我精神上和肉體上都疲倦極了。我想睡，但愈睡不着。我想了許多事情，想了又想，最後，我覺得還是容赦了你算了。你和那個新軍閥，放心過你

們的豪華的生活吧。切不要記顧着我，使你有所芥蒂而不快活。

“你或會笑我的無能，爲愚劣。但你要知道我決不拿我的力來小用的。不過我相信，你們不久也會有你們的末日！”

“我的確懷着嫉妬，也對你還有點留戀，這是因爲我回憶到我們的過去，我們實在有光榮的過去。但是到了今朝，由你一手破壞了。說起來，何等的傷心啊！”

“讓我們忘記我們的過去吧。——你或許早忘記了。——如不能忘記，唯有留下永久的悲痛！”

“我還發種空想，以爲你遲早會回到我這裏來，但我知道是空想。縱令不是空想，我也不能再忍此痛苦了，因爲親眼看見過你們在親吻後，我再無勇氣和你共同生活了。你已經不是我的了！”

“我真羞恥！朋友們向我問及你時，我真不知把臉孔擱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以唯一的愛愛你，而你却有兩重的愛。我對你算是頂忠實的男子了。”

“本來不便對你說的，我覺得你的肉體比你的靈魂更可痛恨，我相信你心裏或還有幾分思念我，但你的肉身却完全背叛我了。

“現在我像你願意離開我般地願意離開你了。永別了，以後彼此不聞，不問，而且不見面，就最好。我要加緊我的革命工作，革命完全成功了時，對你的復讎也就同時成功了。”

七

君果寄了那封長信出去後，不見雪翹有回信來。他本不希望她的回信的；不過看見雪翹公然沒有片紙隻字來謝罪，更覺得她可恨，十分憤慨。

又過了一個餘月，君果和雪翹彼此沒有見面，也不通信息。但有一天早上，他忽然接到她一封信。他一認清楚是她的筆跡，雙手就顫動起來，幾乎信封都扯不開了。信的內容很簡單：

“我知罪了，一切當於見面後詳談。務懇於×日下午到中央旅舍來一敘翹。上。”

君果看了後氣不過，把信撕了。當然沒有去會她，但過後一想，才想及報上的紀事來了，古團長於前星期帶部下東征去了。她或者是久在古國魂監視之下，不敢和自己通信，現在古國魂不在W城了，她才寫信來。那末看來，或許她也有什麼苦衷呢。但要君果先到中央旅社去看她，在他，是絕對做不到的。

到了第二天他又接到她一封信。

“我昨天由一點鐘起，一直等到夜裏的一點鐘，終沒有見你來。雖然難怪你恨我，但我深信你見了我後，定能回復你從前的心。你就當我是個仇敵，我也願意到你面前來伏罪，任你打，任你殺，任你如何的處置，我都不怨。祇要你允我見一見面，可否請你指定一個時日，我就到你那邊來吧。”

但是，君果還是不理她。

有一天下雪的晚上，雪翹坐了一輛黃包車走到君果家裏來了。幸得日前用的媽子不在了，開門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她想，這大概是君果的僕役吧。

她站房門首，除下外套。這時候君果已經從書桌前的椅子上站起來了。他看見是她駭了一跳，同時四肢顫動起來。他覺得冷得再挨不住了，忙坐在火盆前，伸出雙手來向火，假裝鎮靜。

“怎麼，陳設一點沒有變動，還是和我在這裏時一樣呢。”她說的時候微笑着，但過了一會，兩顆淚珠由他的眼眶裏掉下來了。她也拖了一張椅子過來，坐在火盆邊，斜對着君果。她低着頭向了一回火，略抬起頭偷看他的臉。她覺得他的臉色越蒼白了，不滿兩個月，竟瘦得這個樣子了。

“今天沒有出去麼？”她等了許久才想出這樣的一句話。

“你走來幹什麼？”君果像發氣般地说。

“許久以前，就想來看看你，不過，……”她說到這裏就咽住了。淚珠一顆顆的滴在火盆邊上，立即消滅了。“一切的過去我也不想說了。已經做錯了，沒有法子。我只想見你一面，任你如何的責罰我，我都情願受。”她從一個黑皮篋裏取出一方手巾來，在揩眼淚。

“……”君果只是默默的。

“你無論如何，不能怨我麼？”她揩了淚略抬起頭來。

“……”君果還是沒有話說。

她也沉默下去了。她只覺得自己有點頭痛。她知道自己的病完全是由古國魂傳染過來的。但這如何可以告訴君果呢。

夜漸深了。因為下雪，外面也很少行人，聽不見什麼音響。但過了一忽，聽見遠遠的喇叭的音響。

她無意中翻過頭來望了望君果的書桌面。她看見書桌前壁上貼的一張柘榴花畫還沒有撤去，於是又傷心起來。

那張畫，還是在鄉裏中學時代，君果要求她畫的。因為是她的象徵，君果十分珍重她，到什麼地方就帶到什麼地方。今晚上她看見那張畫還貼在那邊，知道君果對自己還沒有忘情，更覺得對君果不住，也更傷心起來。她終於痛哭起來了。把雙掌承着臉，痛哭起來了。

君果看見她這樣傷心，自己像得了最後的勝

利，很想安慰她幾句。但又想，若安慰了她，就是妥協了。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呢。他也不願意再爲那件事開口了。君果愈不說話，她就愈覺得痛苦。君果想，固然不必罵她了，但也不必去安慰她，和她妥協。

但他看見她那樣的悲傷，又覺得她還是誠實的女子，不過受了新軍閥的欺騙吧了。他又幻想就這樣的恢復了日前的兩人的共同生活吧，忘掉她的過去的罪惡吧，也除去自己的嫉妬和激怒吧，我們重新建造我們的未來的生活吧。

但君果總覺有一件不能解決的事，在容恕她之前，須得先把這件事解決。由這件事的解決，就可以試驗出她的心是否對自己真摯。縱含有危險，我們就一同上斷頭台也情願的。

她的過去的罪惡不是單靠她的眼淚洗得乾淨的，還要靠她的行動！如果她有這樣的果斷，一切罪惡都能在這種果斷的行動中溶解的。

他希望於她的是什麼行動呢？他要她去解決這個新軍閥。他想，在她是很容易做得到的。解決

了這個新軍閥，可以說是公私兩便。只要聽見她答應一句，“是的，我可以去。”那麼君果也就可以馬上去摟抱她的。

“那個新軍閥，幾時可以回來？”君果忽然問她這一句。

“有電報來了，十天半個月內就可以回到來。所以我來和你商量。你能夠伴我到什麼地方去麼？”

“我要殺掉了這個新軍閥才能夠和你一同到什麼地方去！”

“爲什麼？”她驚疑着問。

“那麼你還留戀他？”

“那我又何必來你這裏呢？”

君果想，真是可惡的女人！但看見她哭後的姿態，更加動人了。他真想去摟抱過來。同時覺得自己週身的血在騰沸。

“那末你不喜歡他了？”君果微微冷笑着說。

“恨他了！”她低聲地回答。

“爲什麼？”

“他真是個軍閥——”

“你發見了他的什麼秘事麼？”

“總之一切如你所說的。”她低下頭去。

兩個人再沉默了一忽。

“你怎麼還好意思到這裏來？”

“那沒有辦法。我懷戀起你來了。覺得不見你一面，我就要死了。——我也莫明其妙，他沒有出發之前，我就很想見你的。不過……”由她的低俯着的眼中再淌了眼淚出來，她忙取出手巾來揩，愈揩，眼淚也愈淌得多。

“你對於你所犯的罪後悔了麼？”他微冷笑着問她。

“我承認是錯。但是做了的事沒有什麼後悔，也無所用後悔了。”她略抬起首來說。

劈地一聲，她挨了一個嘴巴，倒在火盆傍邊了。她伏在地面上，再痛哭起來。

“你……你……殺殺了我吧！我就死在你面前去！那末，可以表白我的心了吧！”

“你這淫婦！做錯了事，還說一點不後悔！那

末，又跑到這裏來做什麼事？！”

她爬起身來，縋着他的衣角不放。他只得再坐下來。於是她滾進他的懷中來了，他想推開她，但她緊抱着他的隻腕不放。他倆扭成一團了。

“我們一同死了算了！”她哭着說。

“要死，讓我來搥死你。”他在她的背上再搥了一拳，接着又下了兩三拳。

“要搥儘搥吧！搥到你快意爲止！”她哭着說。

君果的氣像消了許多。過了一會，他也沒有氣力了。他只癡望着伏在他懷中的她的散亂的頭髮。一股香氣由她的頭髮裏發散出來。他自己也覺得可怪，怎麼嗅覺到這時候才起作用呢。

八

他在他的床上睡到九點多鐘才起來。看見君果走了，便自己走下床來。她因爲尋覓梳子，走到君果的書桌前來，他待打開抽屜，忽然看見桌上有一封君果留給她的信。她看見了後，不忙梳髮，急

抽出信來讀。

“我無論如何要離開你，故我決意離開H市了。

“尚有許多工作在等我們做，不單限於W城和H市。但是對那新軍閥復讎也是我們的一種工作。

“你今後要如何地做人，想你自能決定。你太把我弄苦了，弄傷心了。我離開你，要減少我的痛苦減少我的傷心，也是一個理由。

“你若希望和我會面，就請你先盡你的責任吧。你要對他復讎才可以表明你的心跡。

“我即日離開H市。至到什麼地方，一時不便告訴你，或許我就到前方去對他復讎也說不定。你聽見時悲還是喜呢？

“這封信或許是我的最後的筆跡。但望你不必爲我悲傷，因爲這在人生，實在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事啊！”

一輛黃包車由大東門駛出來，車裏坐着一個黑胖子。人力車在凹凸不平的官道上搖曳着繼續

進行。

“先生！××軍部在什麼地方啊？”車夫問車裏的客。

“你壁直向前走就對了。——在天王寺。”

“天王寺嗎。還有好些路呢。”

“快點走吧！”

車夫給車裏的客一喝，不敢再做聲了，忙拔開脚步向前跑。

黃包車停在天王寺前時，快近正午時分了。車裏的客忙跳下來，付了車錢，踏上山門的石階上來。車夫看見是個掛斜皮帶的軍官，並且是到軍部裏來的，也不敢敲竹槓了。但是車資實在比普通的客把少了些。

進了山門，兩面都是桑田。望望裏面的庭園中，也有幾種草木開放了紅色，黃色的花。雖然斷續不定的，但不時聽得見蟬聲。是初夏的景象了。

他走到正堂前來了。門首有四名持鎗的兵士守着門。他看見兵士，胸口便突突地跳動，忙從衣袋裏取出一張名片來交給那兵士，並說明來意。

守門兵士甲把名片看了一看，看見上面右隅寫有兩行小字：

“美術專門學校教授

“×軍政治部藝術股長。”

正中有兩個較大的字“朱詩。”兵士甲看了後，交給兵士乙，還低聲地說了些話。兵士乙便把名片交回給朱詩，把頭搖了一搖說。

“會客的時間是下午三點至四點。此刻不是會客的時間。”

“我不是來會普通的客。我是來看你們軍部臨時監禁所裏的人。我已經得了許可證來的。”朱詩一面說一面再伸手到衣袋裏去把那張許可證取出來。他把那證票給了兵士看後。再向兵士甲招手，叫他到正堂簷前的一株古槐樹下來。

“這一點點是送給弟兄們喝酒的。請你引我到監禁所去看一看吧。”朱詩手裏拿着一張五元的鈔票交給兵士甲，兵士甲急把張鈔票向衣袋裏一攥，點了點頭，便向正堂左側的偏舍裏叫了一名小勤務兵出來。看那個小丘八，年紀只有十三四歲，却

穿一件大人穿的軍衣，長長地垂到膝部了，還結着一條皮帶，更加好看。他的臉上這一點那一塊的塗着油煙。

‘丘阿二，你帶這位先生到鄭所長那邊去。’

那小丘八向兵士甲行了一個舉手禮後，就向後轉。兵士甲再對朱詩說。

“先生，你就跟他去好了。”

朱跟了那個小勤務兵轉彎抹角地走了三分多鐘，他才驚異這個天王寺有這樣深大，建築也這樣複雜，難怪他們××軍要把它封來做軍部。

監禁所是天王寺最後一層正殿左側的一排幾間房子。在監禁所前，有幾個兵士蹲在簷階上說笑，咬甘蔗，看見穿軍裝的朱詩，以為是本部的官佐來巡視，忙把甘蔗向衣袋裏一攔，站起來立正。

那個小勤務兵丘阿二走到守監禁所的兵士面前，也行了一個舉手禮後，向他說了幾句話，又向後轉，開步走，走出去了。朱忙走到守監禁所的兵士前，再拿出一張名片來，交給他，說明來意。那些咬甘蔗的兵士們看見朱詩那樣戰戰兢兢的態度，

又大胆起來了，再蹲下去，咬他們的甘蔗。

“丟那媽！我估係來睇我的個呢。”一個咬甘蔗的兵士在哈哈大笑。

“就來睇我的，又怕未咗啫。”另一個又和着說。

朱詩雖懂廣東話，但無心去聽他們的話了。

“阿劉！來做末咗個？”又一個兵士高聲地問守門的兵士。

“探監個。”

“咁肥個！似隻肥豬來，摟下咧！”

朱詩聽見這些話，差不多要氣死了。他想誰說廣東的兵士好呢，廣東兵和痞子兵又差得幾多。

朱再拿了兩個袁頭送給了守門的兵士，於是那兵士便帶他到裏面的一間用木板柵成的小房裏來。房門首貼着一張小方白紙，上寫三個大黑字，“會客室。”

他看這間會客室裏的陳設，只有一張小長方形的單檯，還有三四張圓木櫈。

“你在這裏坐下，我去通知所長。”那個廣東兵

說的普通話十分難懂。幸得朱詩從前在日本和幾位廣東學生同住過，懂廣東話。朱詩只得在這小房裏坐下來。

他坐了一會，聽見剛才那個兵士的足音，以為是所長來了，心神又不定起來。但是只見兵士出來，不見所長。

“請你等等，所長就來個。”兵士持着槍再走出來了。

九

朱詩在小會客室裏坐了一個多時辰，還不見所長出來，心裏實在有點不耐煩了。他想，若不是爲她，真想痛快地發作幾句，跑了算了。現在花了七塊大洋了，還沒有會見她。經濟困難的時候，偏碰着這樣倒霉的事。自己身上的皮帶和皮綁腿是向V先生借來的。我以為一二個鐘頭就可以會見她的。今擔擱了二三個時辰，還沒有會着，真對不住V先生了。他很性急的，定在大罵自己了吧。

關於她刺殺古國魂師長的事，當局禁止報館發表。聽說在她身上搜出有龍君果給她的信。有嫌疑，於是斷定龍君果是教唆犯。××軍部接到前方的電報，馬上派了八名盒子炮兵到××會和君果家裏去搜索，但不見君果的踪跡。那天夜裏，軍部再收到一封電報說，君果也在九江車站捉住了，略加審訊，就承認主使譚雪翹暗殺古師長——因東征功績昇為師長了，——不諱，師部就馬上送他至刑場槍決了，單把女犯譚雪翹護送回W城軍部來，聽候軍法處裁判。至譚雪翹何以不能照她的希望和龍君果一同受槍決，這或許是當她是個從犯，罪減等吧。但又有人說，有個軍官替她說情才沒有被槍決。

朱又坐等了半個多時辰，才見一個很瘦的，臉色蒼黃的，年約三十多歲的人出來。朱忙站起，他點了點首，伸手招呼朱坐回去。

“請坐。”

“請教？”朱很恭敬地問他。

“敝姓羅。”那個人說了後，不住地咳嗽。

聞到了一股鴉片煙的臭味。

“貴處？”朱再問他的原籍，因為朱聽見他的口音不像湘音，又不像粵音，覺得有點奇怪。

“廣東”羅說了後，又咳嗽一聲，吐了一口痰在地面了。

“廣東的那一處？”朱再繼續着問。

羅看了朱一眼，像怪他太嚕囉了。但看見他也是軍界中人，只得忍耐着。

“嘉應州。”

朱想不錯了，嘉應州的方言和中原的口音很相近，怪不得這個廣東人的普通話好懂些。

“羅所長，可以給一個從容的時間給我到裏面去看看譚同志麼？她有信來，要我進去有話交帶。她是我的親戚。”

“我不是所長。所長姓范，大埔人。我是在這裏幫忙的。”

“所長在不在呢？”

“所長很忙，有話和我說是一樣的。我可以轉達。”羅像很不耐煩似的，因為朱太不懂規矩了。

“沒有別的事，只是想會會譚同志。”

“你有許可證的，是麼？”羅咬着一根香煙說，說了後又咳嗽。

“是的。”

“……”羅沉吟了一會。

“會是可以會，不過……”

“還要什麼手續麼？”

“不。……是的，她今天晚上就要送過軍法處去，照理是不能會了的。不過，可以替你特別想個方法。”

朱來時就打聽得十分詳細了。因為××軍軍長重用一位大埔人，這位大埔人很重鄉情，由他的援引，凡寄留W城H市的大埔人，沒有一個不做官了。連做大司務的也當了稽查員。現在這位范所長就是從前在H市私販煙土的人。

朱想又是一個燒熱烈的鍋子，要下油了。

“要怎樣想特別方法？”

“要和所長講個人情。”羅再咳嗽了一聲。

“那末，要多少的數目？”

“……”羅伸出兩根指頭來。朱看見他的指頭全部給煙薰黃了。

“二十元？”

“……”羅點了點頭。

“實在對不起，沒有帶這許多數目來，可否酌減一點。”

經朱和羅談判了半個多時辰，才把手續費減至十元了。朱再掏出一張十元的紅鈔票來交給羅了。

“還有傍的呢？”羅接了那張鈔票立即攥進衣袋裏，一面攥一面再向朱提出要求。

“什麼傍的？”朱想今天真倒霉。

“沒有傍的，兄弟吃什麼呢？你去會她還要我領你去呢。我可以多給點時間給你們。”

朱沒奈何，再掏出二張一元的鈔票來交給了羅。羅才滿足了，笑嘻嘻地站了起來。

“那個女犯是你的情人吧。她是刺殺古師長的正犯呢。”羅嬉皮笑臉地向朱說。

“不，不，不。不要說笑。她不過是和我的妻門

有點瓜葛。”

“你們湘省的女子真厲害！女革命同志十個有九個是你們湘省人。”

羅拿了鈔票進去了。又剩下朱一個人坐在小房裏了。他想現在讓湘粵省人來剝削W城和H市的民衆了。他聽見有人說過，W城和H市新來了三種人，第一種是做官的和帶兵的廣東湖南人，第二種是當兵的廣東湖南人，第三種是被拉伕的湖北人。

他又坐了一刻多鐘，才見羅由裏面笑吟吟地走出來，領他到裏面牢房裏去。

十

牢房就在那間小會客室的後面一列，共有五六間，和普通的住房差不多，不過把一般的木板牆改成圓木柵了吧了。

朱看關在第一二間牢房裏面的都是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羅告訴他，那些都是逃兵。

“軍部裏關有女犯這回算是第一次。哈，哈，哈！”羅一面說一面哈哈地大笑。朱想，人家苦得眼淚都流不出來了，還有什麼好笑呢，

羅帶朱到那列牢房盡頭處的一間小房子前來了。朱看這間房和前面的幾間柵着大圓木的不同了，還是用粗木板柵成的，由外面看不見裏面。

“我們對她特別優待。你試看看，裏面陳設得差不多像個書房了。她要求的書籍及文房用具，沒有一件不給她的。”

羅敲了敲窗戶，窗扉從裏面打開來。站在窗口邊的是那一個呢？朱差不多不敢認是她了，

“啊！朱先生！”她打開窗戶時態度倒很鎮靜的。及看見來客是朱詩，只叫了一聲朱先生，便眼淚雙流了。朱也含了滿眶的眼淚，只專等機會掉下來。

朱看見雪翹更蒼黑了，額上和頰上還生了許多紅疙瘩，也瘦得很厲害了。由別人看來，當然是再醜沒有的醜婦了。但在朱詩眼中，覺得她還是一樣的可愛，只消瘦了些吧了。她那兩列雪白的牙齒

和那顆鑲金皮的犬齒，還和從一樣好看，一點沒有變更。

“身體沒有什麼不好吧。要保重些。”朱取出手巾來揩了揩眼睛說。

“真對不住朱先生了。不過，在W城和H市我沒有第二個關切的人了，只好寫信來攪擾先生，望朱先生原諒我這個命苦人吧。……家人好……”她咽住了，說不成話了。

“你不要太傷心了。我總盡我的力量去奔走，看能把你保出來麼。你不要自暴自棄，要自己保重才好。”

“朱先生，這倒不希罕。我早有覺悟了的。我還希望再在這萬惡的社會中偷生嗎？我決不，決不！……”她揩了揩眼淚說。

“但是你父母在家裏，很擔心你的。”

“你莫再提我的父母了！我是無父母的女子。我的父母看金錢比看他們的子女還重要呢。我的父母不經濟壓迫我，或者我又有一番的運命，和現在的運命不同吧。但是這也……”雪翹再流淚了。

“……”朱只陪着流淚，不會說一句話了。他想，千錯萬錯是她不該認識龍君果的。她的一生就給他犧牲了。

最後他問雪翹有什麼事要交帶的。

“或許是明天，或許是今晚，我就要受槍決了。我是早有這樣的覺悟的。我實在是活得不耐煩了，死了倒還乾淨些，看不見這個萬惡的社會，倒還乾淨些。不過，我還有一件事要託朱先生的。我實在不忍讓我們的革命精神湮沒，尤其是君果的！世界一般的批判，都以三角戀愛為這回的事變發生的原因，其實完全錯了！我並不是不愛古團長，但是我不能違背君果的主張和命令！一般的輿論以為是君果報私讎實在是太冤了他了。但是君果對世評是絕對置之不理的，君果自信走上了革命的正道，自己不墮落，所以別人儘管怎樣非難排斥他，他是絕對不理的，他只求能完成他的革命的目的！關於革命的理論，朱先生，你是個藝術家，或許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也不和你多說了。總之，古國魂是淺薄的，狹隘的 Patriotism 團體的黨員，對我罵我們

革命黨人不少了。他的兵所到的地方，民衆農工沒有不受他的壓抑和殘殺的。至於多方尅扣軍餉，不過是他的一個小小的罪惡吧了。他的財產怕近千萬了吧，都存在美國的N.C.銀行裏。他的最大罪惡就是，在他軍部裏提出一種殘殺革命同志，革命民衆的計劃！所以我們不能不決議殺死他了。誰說廣東的軍人是頂革命的呢？現在他們的態度都暴露出來了，狐狸尾巴也露出來了。現在不用我多說，朱先生，這一本小冊子是我的日記，一切經過在裏面寫得詳詳細細了。務請你設法爲我們發表。”雪翹說了後，從衣袋中取出一冊日記本子來，遞給朱詩。朱詩只點了點首，把那本日記很珍重地摺進軍服的內衣袋裏去。

朱詩還安慰了她好些話，但她只聽着微笑。末了，朱向她告別時，她才再淌了幾滴淚珠說，

“代我問候師母，小妹妹好吧。”

朱也揩着眼淚出來。看見羅還坐在牢舍的總門首等他。

夜裏十點多鐘，全局人員都出外面頑去了，還不見回來。V因爲沒有皮帶子，不便出去，他恨朱恨極了。怎麼借了人家的皮帶去，一天不送回來！幸得今晚上不開黨務會議或部務會議，不然要給D主任罵一頓了。他想朱不該揩油揩到人家的皮帶上來的。

V正在想斜皮帶的事，勤務兵走進來說，有一個和先生一樣胖的客來看先生。

“是不是姓朱的？”

“是的，他說是姓朱。”

“請他進來。”

勤務兵出去了一趟，引了朱詩進會客室裏來。朱一看見V，就叫起來，

“對不住了！十二分對不住了！”

“不要緊，不要緊。”V心裏雖然有點不舒服，但口裏還儘說不要緊，他想人生多半是這樣虛偽的。

朱把皮帶，皮綁腿解下來交回給V後，便向V說。

“V先生，你是個小說家，現在有一件很好的小說材料，請你寫一篇小說吧。他們青年男女的革命精神，也得表彰表彰。”朱冒頭說了這幾句。

“關於誰的事情？主人翁是男性還是女性？”

“我看小說的名就可題爲‘革命鴛鴦’，因爲主人翁是一對青年男女。”

“這樣的標題俗不可耐。雖然是兩個角色都重要，但其中總有一個比較不重要的角色。揀比較重要的一個來做主人翁就好了。你說的材料在那裏？”

“這裏有，這裏有！”朱忙伸手到衣袋裏去。

“到底是那一個，我認識的麼？”

“恐怕你認識她吧，是貴校的學生，你聽見譚雪翹的名字麼？”

“聽見過，聽見過。他們今天才說，是你的情人呢。”V想到今天上半天的談話，就笑起來了。

“瞎說，瞎說！她不過和我的妻門有點瓜葛吧了。現在她關在××軍部裏了，怕要槍決了呢！”朱說了後，很慘痛的樣子。

“什麼！要槍決！她犯了什麼罪？”

“你聽見古國魂在九江被暗殺的消息麼？”

“聽見過。大概是孫傳芳部下的偵探暗殺了他的吧。以後報上就沒有下文了。”

“正兇手就是她呢！”

“意外！意外！”

V把日記接在手裏，略翻了一忽，當然沒有留心細看，因為要聽朱的詳細的報告。

朱把雪翹的事一五一什地告訴了V後，要求V要替雪翹編一部長篇小說出來。

“日記留在這裏做參考吧。可以寫時就寫一篇也可得。不過，就把她的日記發表不好些麼？”

“恐怕有危險。××軍部要拿人呢。”朱說了後向V苦笑。

朱去了後，V忙把那本日記翻來細讀。他發見了好些意外的事實。他才知道，世間所傳他們三個人間的三角戀愛的爭鬪並不完全是事實。看她的日記中的口氣，雪翹和古國魂接近，像奉了有特別的使命，君果也承認了約。至於雪翹會熱烈地愛上

了古國魂，在她自身，在君果，都像是意外。還有些 Data，的確很好，可以把它寫成一篇革命小說。但寫出來，又怕有危險，不拿作者，也要禁止出版的。

V 終沒有利用那些材料去寫小說了，

一九二八，十，二日上午八時脫稿